





匈奴傳卷第六十四上



漢書九十四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師古曰淳維時始奔北唐虞以上

有山戎獫狁粥師古曰皆匈奴別號居于北邊隨草畜

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佗驢羸馱

駟駟駘駘師古曰橐佗言能負橐囊而馱物也羸驢種

駘駘駘駘駘馬類也生北海驛案駘駘類也佗音徒何逐水草遷徙

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師古曰分音扶

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師古曰言其

少長則射狐兔師古曰少長言漸大肉食師古曰言無士力能彎弓

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

攻以侵伐師古曰人皆習之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

鋌師古曰鋌鐵把小矛也音蟬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

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

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

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夏道衰而公

劉夫其稷官變于西戎師古曰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變化也謂行化於其俗邑于豳

師古曰即今之豳州是其地也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犬王亶父師古曰自

公劉至亶父凡九亶父走于岐下師古曰岐山下豳人悉從

亶父而邑焉作周師古曰始作周國也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

吠夷師古曰西伯昌即文王也吠音工犬反吠夷即吠戎也又曰昆夷昆字或作混又作緄二字並音工本反

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牝牡是為

犬戎許氏說文解字曰赤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

邑復居于豐鎬故逐戎夷涇洛之北師古曰此洛即漆且水也本出上郡離陰

秦胃山而東南入于渭以時入貢名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

衰而周穆王伐吠戎師古曰穆王成王孫康王子也得四白狼四白鹿以

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作呂刑之辟師古曰即尚書呂刑篇是也

法也音闢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

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

豈不日戒玁狁孔棘師古曰小雅采芣之詩也孔甚也棘

急也言征役踰時靡有室家夫婦之

行莫事也

道者以有檢允之難故也豈不至懿王曾孫宣王與師命
同日相發言戒乎檢允之難甚急

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檢允至于太原師古

雅六月之詩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師古曰小雅出車之

薄伐言逐出之是時四夷賓服稱為中興至于幽

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隙師古曰幽王之子申侯怒而

與畎戎共攻殺幽王于麗山之下師古曰麗遂取周之地

鹵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

王去酆鎬而東徙于維師古曰平王之子當時秦襄公伐戎

至郊師古曰郊始列為諸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

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師古曰釐後十四年而山

戎伐燕燕告急齊齊桓公北伐山戎走後二十餘年

而戎翟至維師古曰襄王襄王出奔于鄭之

汜蘇林曰汜音凡今潁川襄城是也初襄王欲伐鄭故

取翟女為后與翟共伐鄭已而黜翟后翟后怨而襄王繼

母曰惠后有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翟后子帶為內應

開戎翟戎翟以故得入破逐襄王而立子帶為王於是戎

翟或居於陸渾師古曰今伊闕南東至于衛侵盜尤甚周

襄王既居外四年廼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脩霸

業廼與師伐戎翟誅子帶迎內襄王于維師古曰維當是時秦晉

為強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西河圖洛之間晉灼曰圖音

圖音

地理志園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師古曰園水即今銀州銀水是也書本作園晉說是也後轉寫者誤為園耳洛水亦號曰赤翟白翟
師古曰春秋所書晉師滅赤翟謂沮漆

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隴以西有緜諸畎戎

狄獍之戎師古曰皆在天水界即緜在岐梁涇漆之北有

義渠大荔烏氏胸衍之戎師古曰此漆水在新平為音隸氏音支胸音許于反而晉

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服虔曰烏桓之先也後為鮮卑各

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壹

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我翟戎翟朝晉後

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并代以臨胡貉師古曰貉音莫

伯後與韓魏共滅知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以

比而魏有西河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鄠

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

王伐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

宣太后亂有二子師古曰昭王母也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

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

以距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

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為塞師古曰並音少浪反高師古曰

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

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師古曰卻音丘略反與荆軻刺秦

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師古

造陽

陽地名在上谷界襄平即遼東所治也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

距胡當是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如淳曰燕趙秦其後

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

蒙恬將數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

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師古曰適讀曰適有罪而

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師

曰繕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師古

假地當是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師古曰匈奴單于曰頭曼

師古曰曼音莫安反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

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邊者皆復去師古曰於是匈奴

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

頓師古曰後有愛闕氏生少子師古曰闕氏匈奴皇后號頭曼欲

廢冒頓而立少子也闕音於連反氏音支頓既質而頭曼

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亡歸頭曼以

為壯令將萬騎冒頓應劭曰曉箭也師古曰習

勒其騎射師古曰勒其所習射也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

行獵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

善馬左右或莫敢射冒頓立斬之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

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復斬之頃之冒頓出獵以鳴

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可用從

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皆隨鳴鏑而射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於是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時東胡強聞冒頓殺父自立廼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號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予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廼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子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

甌脫服虔曰甌脫作土室以伺也師古曰境上候望之處若今之伏宿舍

也甌音一疾反脫音土活反

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

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或曰此棄

地予之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柰何與人諸言

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

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大破滅東胡王虜

其民衆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

日二王之居在河南來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

河南塞至朝那膚施師古曰朝那屬安定膚施屬上郡遂侵燕代是時漢

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師古曰罷讀曰疲以故冒頓得自

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師古曰控引也自淳維以至頭

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師古曰尚久遠其世傳不

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

諸夏為敵國其世姓官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孛鞮氏師古

曰孛音力全反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蘇林曰撐音

鞮音丁奚反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公音

盧奚反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

奴謂賢曰屠者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者王自左右賢王以

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

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師古曰呼衍即今鮮卑姓

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

之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

上谷以東師古曰直當也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

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

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

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師古曰裨相

都尉當戶且渠之屬師古曰且音子餘反今歲正月諸長

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

大會蹕林課校人畜計服虔曰蹕音帶匈奴秋社八月中

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豎其

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服虔曰刃

刻其面也

如淳曰軋，搥杖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軋，謂輾轢其骨節。若今之厭蹠者也。軋音於黠反。輾音女展反。大者，

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

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師古曰：古者日

戌巳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裳，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

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師古曰：或數十人或百人。舉事常隨月盛壯以

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

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師古曰：趨，讀曰

趣也。善為誘兵，以百敵師古曰：包，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

困敗，无解雲散矣。戰而扶擧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

渾窳，屈射丁零，隔昆龍，新犁之國。師古曰：五小國也。渾音胡昆反。窳音弋主反。犁音

音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為賢。是時漢初定徙

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

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

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

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

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

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

七日。師古曰：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

其西方盡白，東方盡駝，北方盡驪，南方盡騂馬。師古曰：騂，青馬也。

深黑，騂，赤馬也。高帝廼使使間厚遺閼氏。師古曰：閼氏，音危，騂音先，營反。

高帝廼使使間厚遺閼氏。師古曰：閼氏，音危，騂音先，營反。

關氏廼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
之且漢主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信將王黃趙利期而
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關氏之言廼開圍一角於
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曰傳
讀曰嚮言滿引弓弩注矢外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
去漢亦引兵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信為匈奴將
及趙利王黃等數背約侵盜代鴈門雲中居無幾何陳豨
反師古曰無幾何言無多時也幾音居豈反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
之復收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數率
眾往降師古曰信陳豨之屬耳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高

祖患之廼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闕氏師古曰諸
主者言其父自主婚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有數約為兄弟以和
親冒頓廼少止後燕王盧緄復反率其黨且萬人降匈奴
往來苦上谷以東終高祖世孝惠高后時冒頓浸驕師古
漸廼為書使使遺高后曰孤憤之君如淳曰憤什也猶言
憤音方生於沮澤之中師古曰沮浸溼長於平野牛馬之
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
以自虞師古曰虞願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
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而擊之樊噲曰臣願
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間季布布曰噲可斬也前陳豨反

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
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
能穀弩師古曰穀張也音工豆反今歌唵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師古甫始也痍音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
面謾也師古曰謾欺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且夷狄僻如禽獸得其善言不
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曰單
于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且自圖師古曰圖謀也年老
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示師古曰過誤也
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冒
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

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復脩和親其三年夏匈奴右
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於是文帝下詔曰漢與匈奴約為
昆弟無侵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
將眾居河南地非常故師古曰言異於常非舊事往來入塞捕殺吏卒
毆侵上郡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師古曰毆與驅同從塞蠻夷謂本來屬漢
而居邊塞師古曰自保守陵轢邊吏入盜甚驚無道師古曰各反驚與傲音來非約
也其發邊吏車騎八萬詣高奴師古曰郡之縣也遣丞相灌嬰將
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
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遣漢書曰天所立匈
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

驩師古曰稱副也言與所遣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

不請師古曰不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絕二

主之約離昆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

使不至師古曰讓書有責讓之言也謂匈奴再得漢書而

不發使至漢以其故不和隣國不附今以少吏之敗約師

言小吏猶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

吏卒良馬力強以滅夷月氏師古曰盡斬殺降下定之樓

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師古曰皆入

除前事復故約音快目反以安邊民以應古始使少者得

成其長老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

中係庫淺奉書請師古曰庫火姑反獻案佗一騎馬二駕二駟師

遠舍師古曰舍居止也使者至即遣之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度

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

便漢許之孝文前六年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

于無恙使係庫淺遣朕書云願殺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

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

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

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故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

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師古曰服者

服也袷者衣無絮也繡袷綺衣以比踈師古曰踈髮之

比音頻寐反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毗師古曰犀

卑郭洛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物也語有輕重耳繡十

匹錦二十匹赤緋綠繒各四匹師古曰繒者帛之總稱

使中大夫意謁者令有遺單于後項之冒頓死子稽粥立

遣宗人女翁主為單于闕氏師古曰宗人女使宦者燕人

中行說傳翁主師古曰姓中行名說也說不欲行漢強使

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師古曰言我中行說既至因降

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

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無印於

漢師古曰印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

盡歸於漢矣師古曰言漢費物十分之二則盡得匈奴之衆也其得漢絮繒以馳

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師古曰視讀

此得漢食物皆去之師古曰去棄也以視不如重酪之便美

也師古曰重乳汁也重音竹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

計識其人衆畜牧師古曰說者舉中行說之名也漢遺單

前漢書卷之十四

匈奴傳

十四

中行說傳翁主

于書以尺一牘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以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長大倨驚其辭師古曰倨慢也驚與傲同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親豈不自奪温厚肥美齎送飲食行者乎師古曰飲音於禁反食音似其下亦同漢使曰然說曰匈奴明以攻戰為事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以自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穹廬卧師古曰穹隆故曰穹廬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帶

之節關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入習騎射寬則入樂無事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父師古曰徑直也簡率也一國之政猶一體也父兄死則妻其妻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疎則相殺至到易姓皆從此類也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極生力屈焉師古曰言忠信衰薄強為禮義故其末流怨也彌起棟宇之作土木竟勝勞役既重所以音其勿反也夫力耕業以求衣食師古曰謂竭力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師古曰罷嗟土室之人顧無喋喋佔佔冠固何當也師古曰嗟者歎也佔佔衣

棠貌也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耳雖自是之後

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毋多言顧漢所輸匈奴

繒絮米粟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師古曰顧念也中猶滿也量中者滿其數也中

仲反何以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苦惡則候

秋熟以騎馳蹂廼稼穡也師古曰苦猶廢也蹂踐也日夜教

單于候利害處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

蕭關殺北地都尉叩虜人畜產甚多遂至彭陽服虔曰

也師古曰即今彭原縣是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師古曰回中地在安定其中侯騎

至雍其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

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

郡將軍竇侯魏遼為北地將軍師古曰遼古建字隆慮侯周竈為

隴西將軍師古曰慮音廬東陽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

將軍師古曰言成侯紀傳不同皆有誤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

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

邊殺略人民甚眾雲中遼東最甚郡萬餘人漢甚患之廼

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後

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

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遠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師古曰當戶且

渠者一人為二官雕渠難者其姓名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

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

子母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深惡民貪降其趨音深水之深邪惡不正之民師古曰深音七趨讀曰趣背義絕約忘萬

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音深水之深邪惡不正之民師古曰深音七趨讀曰趣背義絕約忘萬

兩主驩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寢兵休卒養馬師古曰世世昌樂翕

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

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師古

從也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

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

于林葉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師

樂貌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

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師古曰細朕聞天不頗覆地

不偏載師古曰頗亦偏也音普何反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

指棄也師古曰隨壞前惡以圖長久師古曰墮毀也圖使兩國之

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師古曰

動之類師古曰跂行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凡以口出氣

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師

等師古曰背單音血呂反朕釋逃虜民入匈奴者令不追單于毋言章尼

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師古曰

之後漢過不先師古曰言更不負約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

是制詔御史匈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
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今約者殺之可以久
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年老
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事之漢復與匈奴
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
三萬騎所殺略甚衆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匈
注趙屯飛狐口師古曰險阨之處在代緣邊亦各堅守以
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
胡胡騎入代匈奴注邊邊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
匈奴亦遠塞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漢兵亦罷後歲餘文帝崩景帝

立而趙王遂廼陰使於匈奴其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
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後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
遺單于遣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小入盜邊無大寇
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
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師古曰姓聶名壹翁者老
人稱也間關出物與匈奴交易孟康曰私出塞交易陽爲賣馬邑城以
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廼以十萬騎入武州塞
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
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師古曰伏兵而待單于也單于旣入漢塞未至馬
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鴈門尉

史行徼見寇保此亭

師古曰漢律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

音下單于得欲刺之尉史知漢謀廼下

樓上尉史在亭

刺之懼廼自

具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

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

而縱兵

師古曰放兵

單于不至以故無所得將軍王恢部

出代擊胡輜重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

本建造兵謀而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

師古曰塞之往往入盜於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

市者漢財物

師古曰嗜

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師古曰

中其意中音竹仲反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

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

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李廣出

鴈門為胡所敗匈奴生得廣廣道亡歸

師古曰於漢囚敖道上亡還

廣教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千人盜邊漁陽尤甚漢使

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

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又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將軍

安國

師古曰即韓安國也

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之至匈奴

廼去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

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

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

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
 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
 地以予胡孟康曰縣斗辟曲近胡師古曰斗絕也縣之是
 斗曲入匈奴界者其中造陽地也辟讀曰僻是
 歲元朔二年也其後冬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穉
 斜自立為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于亡降漢漢
 封於單為陟安侯數月死伊穉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
 萬騎入代郡殺太守共友師古曰共友太守姓名也共讀曰冀略千餘人秋
 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
 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
 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眾其明年

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右賢王以
 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
 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右賢
 王人眾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
 代郡殺都尉朱央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
 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師古曰擊匈奴
 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
 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
 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翁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
 并軍介獨遇單于兵故盡沒晉灼曰介音夏師古曰介持也本雖并軍至遇單于時持

也介讀單于既得翕侯以為自次王師古曰自次者用其

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比絕幕師古曰直以誘罷漢

兵徼極而取之師古曰罷讀曰疲後要也誘令疲反母近塞

師古曰不近塞居單于從之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殺

數百人明年春漢使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

者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孟

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奪其地後徙之

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也師古曰作金人以

為天神之主而祭之其夏票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

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

級裨小王以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

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

王左賢王圍李廣廣軍四十人死者過半殺虜亦過當會

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盡亡其軍合騎侯後票騎將

軍期及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

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

恐謀降漢漢使票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

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

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

中以實之師古曰新秦西滅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

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其年春漢謀以

師古曰新秦西滅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

為翕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師古曰

曰以粟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師古曰私負衣

從者皆非公糧重不與焉音直用反與讀曰豫令大將

軍青票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票騎將軍出

代咸約絕幕擊匈奴謂古曰約單于聞之遠其輜重師古曰

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

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師古

曰與猶如也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

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師古曰且行北至賓

顏山趙信城而還孟康曰趙信所作因以名單于之走其

兵往往與漢軍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

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衆

右谷蠡乃去號復其故位票騎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王

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走票騎封

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

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師古曰今音往往通

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師古曰

絕不初漢兩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

者亦萬數師古曰物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

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使好辭請和親

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為外臣朝請於邊師古曰請音材性反漢使敞使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武帝始出巡狩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遣故太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師古曰苴音子餘反武紀苴字作沮其音同從票侯趙破奴萬餘騎出合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

曰水名也去令居十里

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是時天子巡邊親至

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

師古曰見示也

而使郭吉風告單

于

師古曰單讀曰諷

既至匈奴主客問所使

師古曰主客主接諸客者也問

以何事而來

郭吉卑體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

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

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

師古曰語卒單但空也

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

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

甘言求和親漢使王烏等闕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

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師古曰以墨黥面也王烏北地人習胡俗

去其節黥面入廬單于愛之陽許曰吾為遣其太子入質

於漢以求和親師古曰言為王烏遣太子入質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

時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為郡師古曰濊與貉同亦或作濊而西置酒泉

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

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為塞師古曰眩雷地名

死漢用事者以匈奴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強

素非貴臣也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強音其兩反單于不親欲召入不肯去

節廼坐穹廬外見楊信揚信說單于曰即欲和親以單于

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繒絮

食物有品以和親師古曰謂等差也而匈奴亦不復擾邊今乃欲

反古師古曰反違也今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師古曰言遣太子為質則匈奴國中其餘

說折其辭辯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兵入匈奴匈奴

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廼止楊信既

歸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復調以其言師古曰謂欲多

得漢財物給王烏曰吾欲入漢師古曰非也見天子面相結為

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

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師古曰誠實也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服藥

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師古曰誠實也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服藥

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師古曰誠實也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服藥

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師古曰誠實也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服藥

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師古曰誠實也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服藥

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師古曰誠實也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服藥

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使送其喪
厚幣直數千金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廼留路充國不
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師古曰特但也殊無意入漢遣太
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漢廼拜郭昌為拔
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師古曰浞野侯趙破
如也浞音仕角反
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師廬立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
元封六年也自是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
直酒泉敦煌兒單于立漢使兩使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
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
而悉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

亦輒留之相黨是歲漢使貳師將軍西伐大宛而令因杆

將軍築受降城師古曰杆音于其冬匈奴大雨雪師古曰雨音多

飢寒死而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中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

單于使人間告漢師古曰私來報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漢即

來兵近我我即發師古曰言以兵來也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

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

北二千餘里師古曰左大都尉期至浚稽山而還師古曰浚音

北浞野侯既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

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

里匈奴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出自求水匈奴生得浞野

侯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而歸軍遂沒於
 匈奴單于大喜遂遣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侵入邊而去
 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到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
 子少匈奴廼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為單
 于師古曰句音鉤是歲大初三年也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
 目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胸師古曰盧胸山名也胸音幼而使游擊將軍韓詵長平侯衛伉屯其旁師古曰說讀曰悅伉音抗即衛青子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
 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
 去行環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

八會任文擊救

服虔曰任文漢將也師古曰擊救者擊匈奴而自救漢人

盡復失其所

得而去聞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

其冬病死句黎湖單于立一歲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

立為單于

師古曰且音子余反鞮音丁奚反

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

意欲遂因胡廼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師古曰高

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師古曰

曰公羊傳莊四年春齊襄公滅紀復讎也襄公之九世祖音為紀侯所讎而亨殺于周故襄公滅紀也九世猶可以復讎乎曰雖百世可也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

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單于廼自謂我兒

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師古曰丈人尊老之解也行音胡跟反

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師古曰丈人尊老之解也行音胡跟反

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
 所望也明年浞野疾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
 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而
 還匈奴大圍貳師幾不得脫師古曰幾音距依反漢兵物故什六七
 亡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漢又使因杆將軍出西河與強弩都尉會涿邪
 山亡所得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
 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
 陵降匈奴其兵得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延貴陵以其
 女妻之後二歲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
 強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

三萬人出五原師古曰即上韓說也因杆將軍教將騎萬步兵三萬

人出焉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師古曰累重謂妻子資產

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用反而單于以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

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鬪十餘日游擊亡所得因杆與左賢

王戰不利引歸明年且鞮侯單于死立五年長子左賢王

立為狐鹿姑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初且鞮侯兩子長為

左賢王次為左大將病且死言立左賢王左賢王未至貴

人以為有病更立左大將為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

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

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立為狐鹿姑

單于孤鹿姑單于立以左大將為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
先賢揮不得代師古曰更以為日逐王日逐王者賤於左
賢王單于自以其子為左賢王單于既立六年而匈奴入
上谷五原殺略吏民其羊匈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
尉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
將三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敖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
里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即郵居水
師古曰郵至也音丁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
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師古曰且音子余反
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師古曰從疾道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邪音以

嗟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

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敵殺傷虜甚眾至蒲奴水虜不利

還去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與左右呼知王

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強引去重合侯無所得失是

時漢恐車師兵遮重合侯廼遣閼陵侯將兵別圍車師師古曰

與閼同盡得其王民衆而還貳師將軍將出塞匈奴使右

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狹服虔曰夫

散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應劭曰本

城將亡其妻率餘衆完保之因以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

為名也張晏曰范氏能胡詛者

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

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
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郅居
以北可復得見乎如淳曰以就誅後雖復欲降幼奴不可得貳師由是狐疑欲
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
騎度郅居之水一日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軍
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衆軍長史與決眊都
尉輝渠侯謀晉灼曰本匈奴官也功至表歸義侯僕多子雷後以屬國都尉擊匈奴封輝渠侯僕多子
縣也師古曰時音息隨反曰將軍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
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速邪烏燕
然山師古曰速邪烏地名也燕然山在其東燕音一十反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

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夜塹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
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以女妻
之尊寵在衛律上其明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漠
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亡不爲小禮以自頌今欲與漢
閼大關取漢女爲妻師古曰閼讀爲開同歲給遺我葉酒萬石糶米
五千斛師古曰以葉爲酒味尤糶米糶粟米也雜繒萬匹亡如故約則邊不
相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使左右難漢使者曰漢
禮義國也貳師道前太子發兵反何也使者曰然廼丞相
私與太子爭鬪太子發兵欲誅丞相丞相誣之故誅丞相
此子弄父兵罪當答小過耳孰與冒領單于身殺其父代

立常妻後母禽獸行也單于留使者三歲延得還貳師在

匈奴歲餘備律害其寵會母闕氏病師古曰單于之母也律劬胡巫

師古曰師與救同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

師古曰師與救同祠社今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

奴遂屠貳師以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殺稼

不孰師古曰師與救同匈奴中亦種黍稷單于恐為貳師立祠室自

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武

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殯羅

極苦之師古曰孕重墮殯羅音讀罷讀曰疲極困也古之心既苦也自單于以

下常有欲和親計後三年單于欲求和親會病死初單于

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謂悉皆附之母闕

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廼私使殺之左大都

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又單于病且死謂諸貴

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

顯渠閼氏謀匿單于死詐橋單于令師古曰橋與矯同與其字從手矯詁也

貴人飲盟更立子左谷蠡王為壺衍鞮單于是歲始元二

年也壺衍鞮單于既立風謂漢使者言欲和親師古曰風謂讀曰諷謂

不正也左賢王右谷蠡王以不得立怨望率其眾欲南歸漢

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謀擊匈奴盧屠

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屠

王國人皆寃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未嘗肯會龍城師古

自居其本處不後二年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少初

立毋闕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

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師古曰秦時有

今其子孫漢兵至無奈我何即穿井數百伐材數千或曰

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師古曰遺衛律於是止廼更

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

忠使西國為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

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是時單于立三歲矣明年匈奴

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師古曰隊部並入邊為寇漢兵

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亡匈奴見

甌脫王在漠恐以為道擊之師古曰道即西北遠去不敢

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明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

備漠北橋余吾令可度師古曰於余以備奔走師古曰擬

走避漠從是時衛律已死衛律在時常言和親之利匈奴

不信及死後兵數困國益貧單于弟左谷蠡王思衛律言

欲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師

曰風讀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

羈縻之其後左谷蠡王死明年單于使犁汗王窺邊言酒

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其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

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右賢王犁汗王四千騎師

日無幾謂不多時也幾音居豈反分三隊入口勒屋蘭番口師古曰皆張

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

國千長義渠王騎士射殺犁汗王師古曰千長者十人之長賜黃金二

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為犁汗王屬國都尉郭忠封成安侯

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其明年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

略殺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師古曰旁音涉浪反行政塞外亭

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

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

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邀

擊之師古曰邀迎而擊之邀音工堯反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為

烏桓間數犯塞師古曰間即中間也猶言比日也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

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竊美自相攻擊而發兵費之招

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

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

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師古曰後匈奴者言

兵遲後邀烏桓時新中匈奴兵師古曰為匈奴所中傷明友既後匈

奴因乘烏桓敵擊之斬首六十餘級獲三王首還封為平

陵侯匈奴繇是恐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不能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求

欲得漢公主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書下公

卿議救未決昭帝崩宣帝即位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為
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入馬五萬匹盡力擊匈
奴唯天子出兵救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
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師古曰伉音古浪反遣御
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
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
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二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
田順為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
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昆
彌自將翕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

十餘萬眾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師古曰奔走毆畜產遠遁逃師古

毆與驅同是以五將少所得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

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鹵獲馬牛羊萬餘前

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貊師古曰烏貊地名也音云斬首捕虜至

候山百餘級師古曰候山山名也鹵馬牛羊二千餘蒲類

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

兵不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

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鹵馬牛羊七千

餘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

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獲牛馬

羊百餘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言雞秩山西有虜衆祁
連即戒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為不
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余
吾水上即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鹵馬牛羊七
萬餘引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知
虜在前逗遛不進孟康曰律語也謂軍行頓止稽留不皆
進也師古曰逗讀與住同又音豆皆
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為侍御史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
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師古曰行音胡浪反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
尉千長將以下二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羸橐駝七十
餘萬漢封惠為長羅侯然匈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

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師古曰耗減也怨烏

孫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

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

一於是下令乘弱攻其北師古曰北令音裴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

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餓死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

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並

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師古曰當音報其直也茲

欲鄉和親師古曰鄉讀曰嚮而邊境小事矣畫衍鞬單于立十

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年也

虛問權渠單于立以右大將女為大閼氏而黜前單于所
幸顯渠閼氏顯渠閼氏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時匈奴不能
為邊寇於是漢罷外城以休百姓師古曰外城塞外諸城單于聞之
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
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者入迺自請與呼盧
訾王各將萬騎南旁塞獵相逢俱入師古曰訾音子移反旁音步良反行
未到會三騎亡降漢曰匈奴欲為寇於是天子詔發邊騎
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眾等四人師古曰治眾者軍監之名將五
千騎分三隊師古曰隊音徒內反出塞各數百里捕得虜各數十人
而還時匈奴亡其三騎不敢入即引去是歲也匈奴飢入

民畜產死十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前
所得西海居左地者孟康曰噶音辱匈奴種也師古曰噶音奴獨反其君長以下
數千人皆驅畜產行與甌脫戰所戰殺傷甚眾遂南降漢
其明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師古曰城郭謂得諸國為城居者
其王及人眾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
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車師地
以實之其明年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萬
餘騎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烏孫西域後二歲匈奴遣左右
與韃各六十騎師古曰與音郁韃音居言反與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
師城者不能下其明年下令比三歲入盜匈奴師古曰比頻也殺

略人民數千驅馬畜去匈奴遺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其
明年單于將十餘萬騎勞塞獵師古曰旁音步浪反欲入邊寇未至
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為言兵鹿奚盧侯而
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
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廼使題王都犁胡次
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是歲神爵二年也虛閭權
渠單于立九年死自始立而黜顛渠闕氏顛渠闕氏即與
右賢王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顛渠闕氏語以單于病
甚且勿遠後數日單于死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
至師古曰郝音呼各反顛渠闕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

賢王屠耆堂為握衍胸鞬單于握衍胸鞬單于者代父為

右賢王師古曰鞬音執烏維單于耳孫也握衍胸鞬單于立復修

和親遣弟伊酋若王勝之入漢獻見師古曰音材由反單于初立

凶惡盡殺虛閭權渠時用事責人刑未央等而任用顛渠

闕氏弟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

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柁既不得立師古曰柁音先安反又音

所獲亡歸妻父烏禪幕師古曰禪音禪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間

小國數見侵暴率其眾數千人降匈奴孤鹿姑單于以其

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其眾居右地師古曰長衆為之長帥日逐

王先賢禪其父左賢王當為單于讓孤鹿姑單于孤鹿姑

王先賢禪其父左賢王當為單于讓孤鹿姑單于孤鹿姑

單于許立之國人以故頗言日逐王當為單于日逐王素
與握衍胸鞬單于有隙即率其眾數萬騎歸漠漠封日逐
王為歸德侯單于更立其從兄薄骨堂為日逐王師古曰
及明年單于又殺先賢揮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其
後左奧鞬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為奧鞬王留庭奧鞬貴
人共立故奧鞬王子為王與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
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時單于已立二歲暴虐殺伐
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
其明年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
王恐即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廼為呼韓邪單

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胸鞬單于至姑且水北
師古曰且未戰握衍胸鞬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
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師古曰若汝右賢王
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汗我師古
於汝所居握衍胸鞬單于恚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
右賢王所其民眾盡降呼韓邪單于是歲神爵四年也握
衍胸鞬單于立三年而敗

匈奴傳卷第六十四上

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謀師古曰揭音立列反唯音義反共讒右賢王

言欲自立為烏藉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

寃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為呼揭單

于右與鞬王聞之即自立為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

為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犁單于

使都隆奇擊烏藉車犁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

合為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并力尊輔車犁單

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

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于敗

西北走屠耆單于即引西南留闕敦地師古曰闕音頓又音對其

明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

兵殺略萬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

單于行千里未至噶姑地師古曰噶音姑反逢呼韓邪單于兵可

四萬人合戰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

右谷蠡王姑督樓頭亡歸漢車犁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

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遼累烏厲温敦師古

遼累者其官號也遼古速字也累音力追反皆見匈奴亂率其眾數萬人南降

漢封烏厲屈為新城侯烏厲温敦為義陽侯是時李陵子

復立烏藉都尉為單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

庭然眾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將所主五六百

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為閼振單于在西
邊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
骨都侯單于在東邊其後二年閼振單于率其眾東擊郅
支單于郅支單于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
邪破其兵走郅支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
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
定呼韓邪議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
下服役師古曰以服以馬上戰鬪為國故有威名於百蠻
戰死壯士所有也師古曰言人皆有此事取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
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畏諸國師古曰為諸國之長帥也漢雖強猶

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

師古曰言泰辱之更令卑下也為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

左伊秩訾曰不然強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

為臣妾師古曰謂西域諸國為城郭而居也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

不為取復師古曰且音子餘反復音扶日反雖屈強於此未嘗一口安也

師古曰屈音其勿反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

人相難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眾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

婁渠堂入侍師古曰婁音力于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

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師古

曰款願朝三年正月師古曰會正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

師古曰會正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

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為陳道上師古曰所過之郡每為發兵陳列於道以為寵

也衛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

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綬師古曰璽古侯

字侯草名也以侯祭玉具劍孟康曰標首鐔衛盡用玉為劍亦諸侯王之制也師古曰鐔劍口旁橫出

者也衛劍鼻也鐔音淫佩乃弓一張矢四發服虔曰發十

曰射禮三而止每射四矢故以十二為一發也師古曰發十

十師古曰發十安車一乘鞞勒一具師古曰勒馬十

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師古曰一襲猶今

道單于先行宿長平師古曰道讀曰導長平涇水上坂也解在宣紀上自甘泉宿

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師古曰不其左右當戶之

群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

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

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師古曰徐自為所築者也有急保漢受降城

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

塞師古曰在朔方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

米糒師古曰糒乾飯也音備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是歲郅支

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

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

前漢書卷九十四

匈奴傳第六十四

匈奴傳第六十四

匈奴傳第六十四

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以有屯兵故不復
發騎為送始郅支單于以為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
還即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
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為伊利目單
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聞漢出兵
穀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師古曰度音徒
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
屠見呼韓邪為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以稱漢師古曰稱漢朝
之意也音尺孕反稱乃殺郅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騎迎至
支郅支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古師

曰以兵逆之相逢因北擊烏揭師古曰揭音立例反烏揭降發其兵

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師古曰丁令音零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

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

之元帝初即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漢詔雲

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焉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

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

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甌脫皆殺之師古曰甌脫

得聲問呼韓邪單于使來漢輒簿責之甚急師古曰簿責

責之也音步戶反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

韓邪單于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師古曰疑

討伐昌猛見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

不畏郅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師古曰塞下無禽獸則射獵無所得

又不畏郅支故恐北去後難約束師古曰不可昌猛即與

為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為一家世世毋得相詐

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師古曰漢人為盜於匈奴人為盜於

漢皆相告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

祥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

諾水東山師古曰諾水即今突厥地諾真水也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

犁撓酒應劭曰徑路匈奴寶刀也金契金也留犁飯匕也撓和也契金著酒中撓攪飲之師古曰契刻撓攪

也音呼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

昌猛還奏事公卿議者以為單于保塞為藩雖欲北去猶

不能為危害昌猛擅以漢國世世子孫與夷狄詛盟令單

于得以惡言上告于天羞國家傷威重師古曰羞辱也不可得行

宜遣使往告祠天與解盟昌猛奉使無狀罪至不道師古曰

狀蓋無善狀上薄其過師古曰以其罪過為輕薄有詔昌猛以贖論勿解盟

其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既

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襲擊欲遠去會

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與諸翁侯計以為匈奴大國烏孫

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

烏孫以立之師古曰言與郅支并力共滅烏孫以其地立郅支令居之也長無匈奴憂

矣郎使使至堅昆通語郅支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

計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貴人橐

它驢馬數千匹迎郅支郅支人衆中寒道死師古曰中寒傷於寒也道

死死於道上也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師古曰財與纒同其後都護甘延壽

與副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郅支師古曰語在延壽湯傳即就也

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曰常願謁見天

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擊臣以故未得至

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

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壻漢氏

以自親師古曰言欲取漢女而身爲漢家壻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牆字昭

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師古曰保

乎也自請保守之令無寇盜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

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

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

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

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

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

幕北師古曰屏開也攘師古曰隨謂深開建塞徼起亭隧師古曰道而行避敵

寇也隨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

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

者

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
哭也如罷備塞成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
被天覆匈奴師古曰如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
夷狄之情困則卑順疆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
亭隧今裁足以俟望通漢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
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
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師古曰必極也自中國尚建
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師古曰覬音異設塞微置
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
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

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

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

師古曰乘塞登之而守也嫚易猶相欺侮也易音弋鼓反

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

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

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

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

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

師古曰僵落謂山上樹木摧折

或立死枯僵墮落者僵音薑

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又遠不可勝計

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

師古曰一謂權時也

在平紀繇讀曰條

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

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師古曰卒

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師古曰

稱恩也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

之固十也非所以求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

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師古曰將

曉諭謂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

于鄉慕禮義師古曰鄉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

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

亦以防中國茲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

敬諭單于之意師古曰言已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不罷

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

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初左伊秩訾為呼韓邪畫計歸

漢竟以安定其後或讒伊秩訾自伐其功常鞅鞅師古曰

其功呼韓邪疑之左伊秩訾懼誅將其衆千餘人降漢漢

以為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令佩其王印綬師古曰雖於漢

匈奴王號及竟寧中呼韓邪來朝與伊秩訾相見謝曰王

為我計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寧王之力也德豈可忘我失

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師古曰言不復顧皆我過也今欲

白天子請王歸庭伊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以

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漢又復歸

前漢書卷六十四下

匈奴是兩心也。願為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命。師古曰：言

使留侍於漢，不能還匈奴。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王昭君號寧胡閼氏。

師古曰：言胡得之國以安寧也。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為右日逐王。呼韓邪

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始呼韓邪嬖左伊秩訾，兄呼行

王女二人，長女顓渠閼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師古曰：且

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為大閼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臯。次

曰且麋胥。師古曰：且音子餘，反胥音先於反。皆長於且莫車，少子咸樂。二

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閼氏子十餘人，顓渠閼氏貴，且

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其母顓渠閼氏曰：匈奴

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象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

人民創艾戰鬪。師古曰：創音初，亮反。艾讀曰艾。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

復危國，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師古曰：一家言親姊妹也，共子，兩人所生，恩慈無別

也。不如立雕陶莫臯。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

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師古曰：舍音置也。單于卒，從顓渠閼氏

計，立雕陶莫臯，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莫臯立為

復株累若鞮單于。師古曰：復音服，累音力，追反。復株累若鞮單于立遣

子右致盧兒王，醯諧屠奴侯入侍，以且麋胥為左賢王，且

莫車為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為右賢王。復株累單于復妻

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為須卜居次。李奇曰：居次者，女之

願曰：須卜氏，匈奴貴族也。小女為當于居次。文穎曰：當于，亦匈奴大族

夫家河平元年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

月師古曰演音衍既罷遣使者送至捕反師古曰東之縣也伊邪莫演言

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

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

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

訕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

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師古曰享當也質誠也而更受其通

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

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師古曰假

或當也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師古曰

曰沮壞也音材汝反今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

生隙師古曰音居竟反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師古曰歸曲於

漢而以直義來責也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師古曰竟讀曰境

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諉之謀懷附

親之心便師古曰也音許遠反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

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

故不肯令見漢使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

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疋絮二萬斤它如竟寧時復株

系單于立十歲鴻嘉元年死弟且糜胥立為搜諧若鞮單

于搜諧單于立遣子左祝都韓王昫留斯侯入侍師古曰昫音許

于以且莫車為左賢王，搜諧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為朝

二年發行。師古曰：欲會二年歲首之朝禮，故豫發其國而行。未入塞，病死。弟且莫

車立為車牙若鞮單于，車牙單于立遣子右於涂仇揮王

烏夷當入侍。師古曰：涂音徒，揮音纏。以囊知牙斯為左賢王，車牙單

于立四歲。綏和元年死，弟囊知牙斯立為烏珠留若鞮單

于，烏珠留單于立以第二闕氏子樂為左賢王，以第五闕

氏子輿為右賢王。師古曰：此二人皆烏珠留之弟也。第二

呼韓邪單于之闕氏。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侍。漢遣中郎將夏

侯潘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時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

領尚書事，或說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師古曰：斗，絕也。

直當也。生竒材木箭竿，就羽。師古曰：就，大鵬也。黃頭赤目，如其羽可為箭竿。音正，旱反。如

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

為上言其利，上直欲從單于求之。師古曰：直，猶正爾。為有不得傷

命損威。師古曰：詔命不行，故云傷命也。根即但以上指曉潘，令從潘所說

而求之。師古曰：自以藩意，說單于而求之。潘至匈奴，以語次說單于曰：竊

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

人，寒苦候望，又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闕之。省兩都

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師古曰：復亦報。其後必大。師古曰：漢得此

地必厚報。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潘曰：

詔指也。然潘亦為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

哀憐父呼韓邪單于從長城以北匈奴有之此溫偶駱王

所居地也師古曰偶音五口反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

問之師古曰所生謂山之所出草木鳥獸為用者潘容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

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已

問溫偶駱王匈奴西邊諸侯作宮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

為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詔報單于曰

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師古曰更經也音功衡反今

徙潘為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明年侍子死歸葬復遣子

左於餘仇揮王稽留昆入侍師古曰揮音繼至哀帝建平二

年烏孫庶子卑援寔師古曰援音爰翕侯人衆入匈奴西

界寇盜牛畜師古曰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冷師古

音零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十餘人毆牛畜去師古

驅師古曰卑援寔恐遣子趨逐為質匈奴師古曰單于受以

狀聞漢遣中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使匈奴責讓單

于告令還歸卑援寔質子單于受詔遣歸建平四年單于

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服

曰游猶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也師古曰上

游亦摠謂地形耳不必係於河水也厭音一涉反自黃

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師古曰大故謂國之大喪上由是難

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師古曰帑音它藏

音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

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師古曰已則

關而後獲勝二者皆微謂精妙也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

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

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

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

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

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與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

城士或七日不食時苛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鄧展曰石

也畫計策也音獲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師古曰卒終也

莫得而言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傳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

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李布曰噲可斬也安阿順指於

是大臣權書遺之師古曰以權道為然後匈奴之結解中

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

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

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徵於

便墜師古曰微也音工竟反墜古地字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

不可得見沉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

之策師古曰恢大也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

十餘年師古曰操持也音壬高反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

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郎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師古

曰積土為此廣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而又禪祭也

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

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師古曰匈奴地名也以為不壹勞

者不父佚不暫費者不求寧師古曰佚與逸同是以忍百萬之師

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師古曰

口也摧百萬之師於獸口也廬山匈奴中山也豕音許穢反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

師古曰桀堅也欲掠烏孫侵公主廼發五將之師十五萬

騎獵其肉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

師古曰質信也謂所期也時鮮有所獲師古曰鮮也音先徒奮揚威武明漢

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

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

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

稱臣師古曰伏然音蒲北反尚羈縻之計不顯制師古曰顯與專同

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強師古曰強音其而何者外

國天性忿鷙師古曰鷙音竹世反形容魁健師古曰魁音其而負力怙氣師古曰

曰負難化以善易隸以惡之也惡謂威也師古曰隸謂附屬其疆難誅其

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

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

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

前漢書六十四下

之辟師古曰姑繒謂西南夷籍蕩姐之場劉德曰羌屬也

音紫也姐父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師古曰旃讀也近不過旬月

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師古曰離也固已犁其庭掃其

閭師古曰犁耕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苗師古曰苗唯

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北之懸矣前世重之

茲其師古曰茲益也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欵誠之心欲離

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

費不得已者也師古曰已止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疎以無日之

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欵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

言緣性辭師古曰言單于因緣性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

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

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

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

用五將之威安所震師古曰先於未然謂不然壹有隙之

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師古曰轂擊言使車

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師古曰圖謀也置城

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師古曰財用之費也豈

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孟康曰龍堆形如

高大者二三丈堦者又餘皆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

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

尉王歙使匈奴師古曰歙音翕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師古曰

曰既屬漢家不得復臣匈奴今遣之師古曰今遣之即遣還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

哀憐為作約束自長城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

之有犯塞輒以狀聞有降者不得受臣知父呼韓邪單于

蒙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降者勿受輒送至塞

以報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相攻

國幾絕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

相繼宜有以報厚恩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詔

使中郎將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服虔曰惡都奴西域之谷名也

師古曰逆受單于遣使送到國因請其罪使者以聞有詔

不聽師古曰不免其罪會西域諸國王斬以示之廼造設四條師古曰

曰更新為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

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

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

雜函封師古曰函與重書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為

約束封函還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

單于師古曰讀曰諷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

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

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

賞賜焉漢既班四條後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民毋得復與

匈奴通

匈奴皮布稅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責烏桓稅師古曰故時常稅是以求

之匈奴人民婦女欲買販者皆隨往焉烏桓距曰奉天子

詔條不當予匈奴稅匈奴使怒收烏桓會豪縛到懸之會

豪昆弟怒共殺匈奴使及其官屬收略婦女馬牛單于聞

之遣使發左賢王兵入烏桓責殺使者因攻擊之烏桓分

散或走上山或東保塞匈奴頗殺人民毆婦女弱小且千

人去師古曰歐與驅同置左地告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

桓見略者親屬二十餘人持財畜往贖匈奴受留不遣師古曰

曰受其皮布而留人不遣王莽之篡位也建國元年遣五威將王駿率

甄阜王颯陳饒帛敞下業六人師古曰颯音立多齎金帛重遺單

于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

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師古曰新者莽自係其國號將率既至授

單于印紱師古曰紱者印之組也音非詔令上故印紱單于再拜受詔

譯前欲解取故印紱單于舉掖授之左姑夕侯蘇從旁謂

單于曰未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止不肯與請使者坐

穹廬單于欲前為壽五威將曰故印紱當以時上單于曰

諾復舉掖授譯蘇復曰未見印文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

由變更遂解故印紱奉上將率受著新紱不解視印飲食

至夜廼罷右率陳饒謂諸將率曰鄉者姑夕侯疑印文幾

令單于不與人師古曰鄉讀日如令視印見其變故必求

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
如推破故印以絕禍根將率猶與莫有應者師古曰與饒
燕士果悍師古曰果決也悍勇也音胡幹及即引斧推壞之明日單于果
遣右骨都侯當白將率曰漢賜單于印言爾不言章又無
漢字諸王已下廼有漢言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
願得故印將率示以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隨將
率所自為破壞軍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
知已無可奈何又多得賂遣即遣弟右賢王與奉馬牛隨
將率入謝因上書求故印將率還到左犁汗王咸所居地
見烏桓民多以問咸咸具言狀師古曰謂前驅略得婦將

率曰前封四條不得受烏桓降者亟還之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咸

曰請密與單于相聞得語歸之單于使咸報曰當從塞內

還之邪從塞外還之邪將率不敢顯決以聞詔報從塞外

還之單于始用夏矣藩求地有距漢語後以求稅烏桓不

得因寇略其人民豐由是生重以印文改易師古曰重故音直用反

怨恨廼遣右大且渠蒲呼盧訾等十餘人將兵衆萬騎以

護送烏桓為名師古曰陽言云護送烏桓人衆實來為寇勒兵朔方塞下朔方

太守以聞明年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

欽誅斬之置離兄狐蘭支將人衆二千餘人毆畜產舉國

亡降匈奴師古曰毆與驅同舉其單于受之狐蘭支與匈

奴共入寇擊車師殺後成長師古曰後成車師小傷都護國名也長其長帥也

司馬復還入匈奴時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司馬丞韓玄

右曲侯任商等見西域頗背叛聞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即

謀劫略吏卒數百人共殺戊己校尉刀護師古曰刀音紹遣人與

匈奴南犁汗王南將軍相聞匈奴南將軍二千騎入西域

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

奴玄商留南將軍所良帶徑至單于庭人衆別置零吾水

上田居單于號良帶曰烏相都將軍留居單于所數呼與

飲食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匈奴南將軍右伊秩訾將人

衆寇擊諸國莽於是大分匈奴為十五單于遣中郎將龍

苞副校尉戴級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

韓邪單于諸子欲以次拜之使譯出塞誘呼右犁汗王咸

咸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咸為孝單于賜安車鼓車各一

黃金千斤雜繒千匹戲戟十師古曰戲戟有旗之戟拜助也戲音許宜反又音麾

為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莽封苞為宣威

公拜為虎牙將軍封級為揚威公拜為虎賁將軍單于聞

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

孫何以得立遣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盧訾及左賢王

樂將兵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是歲建國三年也是後

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大輩萬餘中軍

數千少者數百殺鴈門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
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廼拜十二
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
議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內
之于丁令師古曰遼之遣入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
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
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
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
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蠱蟲
之螫毆之而已師古曰蠱古救字也故天下稱明是

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師古曰約

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

耗匈奴亦創艾師古曰罷讀曰艾而天下稱

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

袤萬里師古曰袤長也音茂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

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飢饉西

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

然後乃備師古曰援引也音爰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

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執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旣空虛不能

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師古曰徒鈞反屬音之歛

師古曰約

又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糈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
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
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師古曰物故謂死也餘糧尚多人不
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糈新炭
重不可勝師古曰糈音古也食糈飲水以歷四時師
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力不
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師古曰重音直不得
疾行虜徐遁逃執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師古曰累音力瑞反
如遇險阻銜尾相隨師古曰銜馬銜也尾馬尾虜要遮前
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

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

虜師古曰請率見虜之兵且以擊虜到莽不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

咸既受莽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具以見脅狀白單于

單于更以為於粟置支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死莽以登

代助為順單于厭難將軍陳欽師古曰音一涉反震狄將軍王巡

屯雲中為邪塞是時匈奴數為邊寇殺將率吏士略人民

毆畜產去甚衆師古曰與驅同毆捕得虜生口驗問皆曰孝單于

咸子角數為寇兩將以聞四年莽會諸蠻夷斬咸子登於

長安市初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

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師古曰撓攬邊民也音火高反

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又屯而不出吏士罷弊師古曰罷讀曰疲

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烏珠留單于立二十一

歲建國五年死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即王昭

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壻也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

厚善見咸前後為莽所拜故遂越輿而立咸為烏累若鞮

單于師古曰累音力追反烏累單于咸立以弟輿為左谷蠡王烏珠

留單于子蘇屠胡本為左賢王以弟屠耆闕氏子盧渾為

右賢王師古曰渾音胡昆反烏珠留單于在時左賢王數死以為其

號不祥更易命左賢王曰護于護于之尊最貴次當為單

于故烏珠留單于授其長子以為護于欲傳以國咸怨烏

珠留單于貶賤已號不欲傳國及立貶護于為左屠耆王

云當遂勸咸和親天鳳元年云當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虜

塞下師古曰虎猛縣名制虜塞在其界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王

歙者王昭君兄子也師古曰歙音翁中部都尉以聞莽遣歙弟

騎都尉展德侯颯使匈奴師古曰颯音立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

被繒帛給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

人及手殺校尉刀護賊之晉妻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械檻

付使者遣尉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歙颯莽作焚如之

刑燒殺陳良等應劭曰易有焚如死如棄如之言莽依此

孝子也不畜於父母不容於朋友故燒殺棄之罷諸將率

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會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然

內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怨恨寇虜從左地入不絕

師古曰入為寇而虜掠使者問單于輒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共

為寇入塞譬如中國有盜賊耳咸初立持國威信尚淺盡

力禁止不敢有二心天鳳二年五月莽復遣歙與五威將

王咸率伏黯丁業等六人使送右廚唯姑夕王因奉歸前

所斬侍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皆載以常車劉德曰縣易車也舊司農

出錢市車縣大易牛也至塞下單于遣云當子男大且渠奢等至塞

迎咸等至多遺單于金珍因諭說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

單于曰善子賜印綬封骨都侯當為後安公當子男奢為

後安侯單于會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咸歙又以

陳良等購金付云當令自差與之師古曰差其次第多少十二月還

入塞莽大喜賜歙錢二百萬悉封黯等單于咸立五歲天

鳳五年死弟左賢王輿立為呼都而尸道臯若鞮單于匈

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邪後與漢親密見漢謚帝為孝慕

之故皆為若鞮呼都而尸單于輿既立貪利賞賜遣大且

渠奢與云女弟當戶居次子醯積王師古曰積音讀俱奉獻至長

安莽遣和親侯歙與奢等俱至制虜塞下與云當會因以

兵迫脅將至長安云當小男從塞下得脫歸匈奴當至長

安莽拜為須卜單于欲出大兵以輔立之兵調度亦不合

而匈奴愈怒並入北邊北邊由是壞敗會當病死莽以其

庶女陸遂任妻後安公奢李奇曰陸遂邑也莽改公主曰

爵為公師古曰所以尊寵之甚厚終為欲出兵立之者師

遠音錄任音壬會漢兵誅莽云奢亦死更始二年冬漢遣中郎

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

綬王侯以下印綬因送云當餘親屬貴人從者單于輿驕

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師古曰言中間

字又音反孝宣皇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

亦大亂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

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

相掌距師古曰掌謂支柱也單于終持此言其明年夏還

會赤眉入長安更始敗

贊曰書戒蠻夷猾夏師古曰虞書舜典載舜命皋陶作士

詩稱戎狄是膺師古曰膺頌闕宮之詩美僖春秋有道守

在四夷師古曰春秋左氏傳昭三十二年楚囊瓦為令尹

又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

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

季布孝文時賈誼朝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

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

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

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世歷年多
於春秋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
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師古曰下有音胡亞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
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
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
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
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
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
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鞞馬從
六郡良材力之士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其安定天水西河武帝

所置耳史本其地而進言也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
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嘆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
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
增其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
說也師古曰此說謂勸諭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師古曰此說讀曰悅故
與之厚利以沒其意師古曰沒沒也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
子以累其心師古曰累音力瑞反匈奴雖欲展轉柰矢重利何柰欺
上天何柰殺愛子何師古曰展轉為移動其心夫賦歛行賂不足以當
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晉灼曰堅城固守不勝遺貞士
為和親之約也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啣哺師古曰啣吞也

補謂所食在口者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

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

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

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

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

報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其桀驁尚如斯師古曰與傲同安肯以愛子而

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

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師古曰釁重也夫邊

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脩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

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歛於民遠行貨賂剝削百姓

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師古曰

曰幾讀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

師古曰直當也因其壞亂幾亡之阨師古曰幾迫也音鉅依反權時施宜覆以

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

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師古曰晏晚也三世無犬吠之警菽庶

亡干戈之役師古曰菽古黎字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

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

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

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

其後嗣遂逃竄伏師古曰遂古道字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

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
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師古曰

貪也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
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

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師古曰媮

同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常矣故先王度土

中立封畿師古曰度音大各分九州列五服師古曰九州

前物土貢制外內師古曰物土貢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

制或脩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執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

而外夷狄師古曰春秋成十五年諸侯會吳于鍾離公羊

外諸夏內諸夏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

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

寒露之野師古曰辟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

沙幕師古曰雍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

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

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

不內踈而不戚師古曰戚近也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

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師古曰懲謂使其創久其慕義而貢獻

則接之以禮讓羈靡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

常道也

音斯作音
材各反
自祚以東北君長以十數

皆領多姓
皆拊種也
其俗或土著或移徙

略反
在蜀之西自駝以東北君長以十數

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

躡將兵循江上師古曰循順也謂緣江略巴黔中以西師古曰黔中即今黔州

是其地本巴人也莊躡者楚莊王苗裔也躡至滇池方三

百里師古曰巴地地理志益州清池縣其澤在西北華旁平地

肥饒數千里師古曰地也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

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迺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

長之師古曰為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師古曰其處險院

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關蜀

故徼師古曰西南之徼猶北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祚

馬棘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

東粵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禺令唐蒙風曉南粵師古曰番禺音蒲何

南粵食蒙蜀枸醬晉灼曰枸音矩劉德曰枸

醱取其實以爲醬美蜀人以為珍味師古曰劉詵非也子

不鮮今宕渠則有之食讀曰飼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師古曰牂

而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師古曰番禺音蒙歸至長安問

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

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舩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

然亦不能臣使也蒙迺上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左纛師

曰言為天子之車服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

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

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

夜郎道為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郎中將將千人食

重萬餘人師古曰食糧及木重也重音直用反從巴柞關入遂見夜郎侯多

同師古曰多同其候名也厚賜諭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師古

曰北之於漢縣也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

有也迺且聽蒙約還報迺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

犍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柞可置郡使

相如以郎中將往諭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

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饒師古曰饒古餽字數歲

道不通士罷餓餒離暑溼死者甚衆師古曰罷讀曰疲餓餒也離遭也餒音能

及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亡功師古曰耗損也音呼到反上患

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報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

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等因言西南夷為害師古曰言通西南夷

大為損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

一都尉稍令犍為自保就師古曰令自保守且修成其郡縣及元狩元年

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市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

東南身毒國師古曰即天竺也亦曰撈篤也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

前漢書卷六十五 西南夷 三

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塞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

廼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間出西南夷師古曰

曰求間隙柏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羌廼留為求道師古曰

而此也滇王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師古曰滇王與漢使

言漢孰與我大師古曰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

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師古曰言可

令其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

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師古曰發兵與漢

國來寇抄取其老弱也且管子餘反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廼

發巴蜀罪人當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會越已破漢八校

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師古曰

曰言因軍行而便誅之也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

南粵南粵已滅還誅反者師古曰謂軍夜郎遂入朝上以

為夜郎王南粵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柞侯冉駹皆

震恐請臣置吏以邛都為粵犍郡柞都為沈黎郡冉駹為

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使王然于以粵破及誅南

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師古曰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

旁東北勞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師古曰杖猶倚也

聽滇王入朝也杖音直亮反勞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

兵擊之

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

師古曰言初始以來常有善意滇王離西夷師古曰言東嚮事漢滇舉國降請置吏

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師古曰為之長帥

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

後二十三歲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

牂柯談拍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師古曰遣並音伴

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為犇命萬餘人師古曰犇古奔字奔命解在昭紀擊

牂柯大破之後三歲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

將郡兵擊之師古曰犇音犇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

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明年復遣軍正王

與大鴻臚田廣明等竝進大破益州斬首捕虜五萬餘級

獲畜產十餘萬上曰鈞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

者師古曰鈞音鉅斬首捕虜有功其立亡波為鈞町王

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間歲武都氏人

反師古曰間歲隔一歲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額侯韓增與大鴻臚廣

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鈞町王禹漏臥

侯俞孟康曰漏臥夷邑名後為縣師古曰俞音踰更舉兵相攻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牂

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以為道遠不可擊迺遣太中

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更立道

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太中大夫匡使和解蠻夷

王侯王侯受詔已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國威其效可見

恐議者選更復守和解師古曰選更怯不前之意也太守

察動靜有變廼以聞如此則復曠師古曰曠空也一時師古曰曠空也

一時不早發兵也王侯得收獵其衆申固其謀黨助衆多各不勝

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師古曰言起狂動也遠滅

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育士師古曰孫孫武也吳

夏育若入水火往必焦没知勇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可

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救旁郡守尉練

士馬師古曰練師也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師古曰調發也

敵為害也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

執者即以為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師古曰即

猶若也不毛言不生長也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

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師古曰如亦若也亦宜因其

萌牙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大將軍

鳳於是薦金城司馬陳立為牂柯太守立者臨邛人前為

連然長不常令蘇林曰皆蠻夷畏之及至牂柯諭告夜郎

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廼從吏數十人出行縣師古曰

曰行音至興國且同亭師古曰且音子餘反召興興將數千人往至

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師古曰數邑君

曰將軍誅亡狀為民除害願出曉士衆以興頭示之皆釋

兵降師古曰鈞町王禹漏臥疾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

吏士立還歸郡興妻父翁拍與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

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拍

等翁拍據阬為壘立使奇兵絕其饗道縱反間以誘其眾

師古曰間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師古曰共引

兵獨進敗走趨立營師古曰趨讀立怒叱戲下令格之師古曰

曰戲音許宜反又音麾師古曰解在高紀及灌大傳都尉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

旱立攻絕其水道蠻夷共斬翁拍持首出降立巴平定西

夷徵詣京師會巴郡有盜賊復以立為巴郡太守秩中二

千石居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徙為天水太守勸民農桑

為天下最賜金四十斤八為左曹衛將軍護軍都尉卒官

王莽篡位改漢制貶鈞町王以為侯王邯怨恨師古曰邯

邯音詳柯大尹周欽詐殺邯邯弟承攻殺欽州郡擊之不

能服三邊蠻夷愁擾盡反復殺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蠻

將軍馮茂發巴蜀捷為吏士賦斂取足於民以擊益州出

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騷動莽徵茂還誅之更遣寧

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孟康曰莽改益州為庸部大發天水隴西

騎士廣漢巴蜀捷為吏民十萬人轉輸者合二十萬人擊

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飢疫三

歲餘死者數萬而粵雋蠻夷任貴亦殺太守枚根自立為

邛穀王師古曰收根會奔敗漢興誅貴復舊號云師古曰此漢興

者謂光武中興也

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師古曰真定本趙國之縣也佗音徒何反秦并天下略

定揚粵師古曰本揚州之分故云揚粵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適徙民與粵

雜處師古曰適讀曰適適有罪者徙之於越地與其土人雜居十三歲至二世時南海

尉任囂師古曰囂音敖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師古曰龍川南海之縣也即今之循

州語曰聞陳勝等作亂豪桀叛秦相立南海辟遠恐盜兵

侵此師古曰儂讀曰儂吾欲與兵絕新道師古曰秦所開越道也自備待諸

侯變會疾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師古曰負恃也南北東西數千里

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為國郡中長吏亡足

與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

賢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師古曰湟音皇曰盜兵且至

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吏以其黨為守假

師古曰今為儂縣之職或守或假也秦已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

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師古曰釋置也

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為南粵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粵

師古曰輯也母為南邊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粵

關市鐵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

蠻夷鬲絕器物師古曰鬲與隔同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師古曰倚

音於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

武帝發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

之師古曰同竈也慮音廬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領師古曰踰與踰同下

此音類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

西甌駱役屬焉師古曰西甌即駱越也言西者以別東甌也東西萬餘里廼乘

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師古曰侔侔等也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

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師古曰言不以威武加於遠方

也廼為佗親家在真定置守邑師古曰親父母也歲時奉祀召其

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召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

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為太中大夫謁者一人為副使賜佗

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

師古曰言非王嫡所生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

致書師古曰言未得通使於越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

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師古曰言疾病益甚也以故諄暴乎治師古

曰諄非也音布內反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廼取它姓子為孝

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

不釋之故孟康曰辭讓帝位不見置也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

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師古曰佗之昆弟在故鄉

者求訪之而兩將軍將兵擊越者請罷之以賓附於漢也言親昆弟者謂有服屬者也朕以王書罷

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

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

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師古曰言越兵寇邊長沙南郡皆厭苦之而漢軍亦當相拒方

有戰鬪於越亦非利也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

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大牙相入者

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師古曰朕不得擅

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

服領以南王自治之蘇林曰山領名也如淳曰長沙南界也雖然王之號為

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

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師古曰彼此共棄故云分終今以來通使

如故師古曰從今通使至於終今以來也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

受之母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

遺王師古曰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考綿之多少薄厚之差也褚音竹呂反願王聽樂娛憂

存問鄰國師古曰謂東越及甌略等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奉

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

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

纁因為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味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

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粵王使為

外臣時內貢職師古曰言以特輸入貢職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

以賜老夫者厚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師古曰細士猶

言小人也別異蠻夷出令曰母子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

師古曰言非中國故云外越即予予牡母與牝師古曰恐其蕃息老夫處辟馬

牛羊齒已長

師古曰辟讀曰齒已長謂老也

自以祭祀不脩有死罪使

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

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師古曰風聞風聲吏相

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師古曰故更號

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

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

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羸師古曰羸

謂劣弱也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

沙其半蠻夷亦稱王師古曰言長沙之國半雜蠻夷之人老夫故敢妄竊帝

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

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

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

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者以不得事

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師古曰復音扶目反通使漢如故老夫

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

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應劭曰桂樹中蠹蟲也蘇林曰漢舊常以

獻陵廟載以赤駮小車師古曰此蟲食桂故味辛而漬之以蜜食之也蠹音丁故反生翠四十雙孔

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陸賈還報文帝大說師古曰說讀

遂至孝景時稱臣遣使入朝請師古曰請音才性反然其居

國竊如故號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武帝建元四

年佗孫胡為南粵王立三年閩粵王郢與兵南擊邊邑粵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為藩臣毋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粵義師古曰冬守職約師古曰守藩臣之職而不踰約制為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粵兵未踰領閩粵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迺興兵誅閩粵死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粵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要之不可以休好語入見師古曰休誘也不可被誘休以入

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

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曰文王嬰齊嗣立

即臧其先武帝文帝李奇曰去其楷號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

摻氏女師古曰摻音居虬反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摻氏女為后

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師古曰風讀曰朝嬰齊猶尚樂擅

殺生自恣懼入見要以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

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為明王太子興嗣立其母

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妻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

師古曰姓安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

王太后入朝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

輔其決師古曰助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

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

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師古曰倚勸王及幸臣

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壹朝除邊關於

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

得自置師古曰丞相內史中尉太傅之外除其故黥劓刑

用漢法諸使者皆留填撫之師古曰填王王太后飭治行

裝重資為入朝具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貴為長

吏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

王有連孟康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連親婚也晉灼

其居國中甚重粵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師古

曰愈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不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

使者使者注意嘉執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

欲介使者權謀誅嘉等師古曰介持也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

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南粵內屬國之

利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

不敢發師古曰杖嘉見耳目非是師古曰異即趨出太后

怒欲鉞嘉以矛師古曰鉞謂種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弟兵

就舍李奇曰介被也師古曰介甲也被甲而稱病不肯見

王及使者廼陰謀作亂王素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

不發太后獨欲誅茹等力又不能天子聞之罪使者怯亡
 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
 使莊參以二千人往參曰以好往數人足以武往二千人
 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兵邾壯士故濟北相韓千
 秋師古曰邾邾音來奮曰以區區魯又有王應獨呂嘉為害
 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
 后弟摎樂將二千人往入粵境呂嘉迺遂反下令國中曰
 至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
 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奴自脫
 一時利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之意迺與其弟將卒攻

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
 明王畏男粵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而韓千秋兵之入也
 破數小邑其後粵直開道給食師古曰縱之令深未至番
 禺四十里粵以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節置塞
 上好為謾辭謝罪師古曰謾詐也音慢又音莫連反發兵守要害於是
 天子曰韓千秋雖亡成功亦軍鋒之冠師古曰言言封其子
 延年為成安侯摎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
 德為襲侯晉灼曰襲字乃赦天下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譏
 臣不討賊師古曰力政謂以兵力相加呂嘉建德等反自
 立晏如師古曰言自相置之而心安泰無恐懼今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

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
陽下湟水師古曰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
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師古曰從粵來
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
即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
尋陘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以粵數萬人待
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廼有千
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
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粵人縱火
燒城粵素聞伏波莫不知其兵多少師古曰莫伏波廼為

營師古曰設營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師古曰

還即賜以侯印而放令樓船力攻燒敵師古曰力反師古曰

伏波營中師古曰遲旦城中皆降伏波師古曰遲音文

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又問降者知

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為海常侯師古

之司馬若令行粵郎都稽得嘉為臨蔡侯孟康曰越中

音雞音雞蒼梧王趙光與粵王同姓聞漢兵至降為隨挑侯及

粵揭陽令史定降漢為安道侯蘇林曰揭音粵將畢取以

軍降為騰侯師古曰越將姓畢名取也功粵桂林監居翁

服虔曰桂林部諭告甌駱四十餘萬口降為湘城侯戈船

監也姓居名翁

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即兵未下南粵已平遂以其地爲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以推鋒陷堅爲將梁侯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歲而亡

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句踐之後也姓

騶氏秦并天下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師古曰即今之泉州建安

是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粵歸番禺陽令吳芮所謂番禺君者

也師古曰吳芮號從諸侯滅秦當是時項羽主命不王也

也番音蒲河反以故不佐楚漢擊項籍無諸搖帥粵

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爲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師古

曰地名即候官將是也治音弋首反孝惠三年舉高帝時粵功師古曰追曰

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迺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世號曰

東甌王后數世師古曰后與後同古通用字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

閩粵師古曰招閩粵未肯行獨東甌從及吳破東甌受漢

購殺吳王丹徒以故得不誅吳王子駒亡走閩粵怨東甌

殺其父常勸閩粵擊東甌建元三年閩粵發兵圍東甌東

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粵人相攻擊

固其常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中大夫嚴助詰蚡言當救

天子遣助發會稽郡兵浮海救之語具在助傳漢兵未至

閩粵引兵去東粵請舉國徙中國迺悉與衆處江淮之間

六年閩粵擊南粵南粵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為將軍兵未踰領閩粵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衆強即幸勝之後來益多師古曰言漢地廣大兵衆盛滅國乃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罷兵固國完不聽廼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縱殺王師古曰縱音初江反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王頭至不戰而殞利莫大焉廼以便宜案兵告大司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軍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張晏曰繇邑號也師古乃曰繇音搖與讀曰豫

使即中將立丑為粵繇王奉閩粵祭祀餘善以殺郢威行國中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粵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粵反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從樓船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師古曰解者言分不行持兩端陰使南粵使與相知及漢破番禺樓船將軍僕上書願請引兵擊東粵上以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留屯豫章梅領待命師古曰聽命也明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留境且往師古曰言兵在境廼遂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砂武林梅領殺漢

三校尉是時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師古曰

恭王子也舊不敢擊卻就便處師古曰卻退皆坐畏懦誅

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為妄言師古曰妄上遣橫海

將軍韓說出句章師古曰說讀曰悅浮海從東方往樓船

將軍僕出武林師古曰中尉王温舒出梅領粵侯為戈船

下濲將軍出如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粵東粵素發

兵距嶮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史樓

船軍卒錢唐椽終古斬徇北將軍師古曰錢唐會稽縣也

為語兒侯孟康曰越中地也今吳南亭是師自兵未往故

粵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不聽及橫海軍至陽

以其邑七百人反攻粵軍於漢陽及故粵建成侯敖與繇

王居股謀俱殺餘善以其眾降橫海軍封居股為東成侯

萬戶封敖為開陵侯師古曰功臣表云開陵侯建成以故

傳云名敖封陽為卯石侯師古曰卯石與此不同疑表誤橫海將軍

說為按道侯橫海校尉福為繚嫫侯師古曰繚音遼福者

城陽王子故為海常侯坐法失爵從軍亡功以宗室故侯

及東粵將多軍李奇曰漢兵至棄軍降封為無錫侯故甌

駱將左黃后斬西于王封為下鄜侯師古曰鄜音郭於是天子曰

東粵陘多阻閩粵悍數反覆師古曰詔軍吏皆將其民徙

處江淮之間東粵地遂虛

朝鮮王滿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師古曰戰國時燕國略得

此為置吏築障障師古曰障所以自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

興為遼難守復脩遼東故塞至泚水為界師古曰泚水在

反屬燕燕王盧緄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結蠻

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泚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真

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師古曰燕齊之人亡

屬滿也都王險地名也會孝惠高后天下初定遼東太守

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毋使盜邊蠻夷君長欲入見

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

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

師古曰滿死傳子子死所誘漢亡人滋多滋益也又未嘗

傳孫右渠者其孫名也入見師古曰不朝真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闕弗通

師古曰辰謂辰韓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

奉詔師古曰譙責讓也音才笑反何去至界臨泚水使馭刺殺送何者

朝鮮裨王長師古曰長者裨王名也送即度水馳入塞遂

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弗詰拜何為遼東東

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攻襲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

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勃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

遼東誅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多率遼東士如淳

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師古曰於樓船將齊兵

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擊樓船
樓船軍敗走將軍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
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天子為兩將未有
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
恐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疋
及餽軍糧師古曰餽亦饋字人衆萬餘持兵方度沮水使者及左
將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
使者左將軍詐之遂不度沮水復引歸山報天子誅山左
將軍破沮水上軍廼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
城南右渠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師古

幸於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已多敗
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
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廼陰間使人私約降樓
船師古曰與樓船為要約而請降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
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
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得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
失軍罪師古曰意疑也今與朝鮮和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
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乃使衛山諭降右渠不能顯決
與左將軍相誤卒沮約師古曰顯與專同卒終也沮壞也今兩將圍城又
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

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樓船數
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
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
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左將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
師古曰戲并其軍以報天子許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
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陶尼谿相參將軍王啖凡五人
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師古曰相路人一也相韓陶
二也尼谿相參三也將軍王啖四也應氏乃云五人誤讀
為句謂尼谿人名失之矣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
不當尋下文乎啖音頰
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如淳曰不能與左將
猶言不能與也王又不肯降陶啖路人皆亡降漢路入道

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廼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

險成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

渠子長師古曰右渠之子名長降相路人子最師古曰相路人前已

之降相最者其子名告諭其民誅成已故遂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

浪玄菟四郡封參為漣清侯師古曰漣音獲陶為秋菑侯晉灼曰

秋音屬勃海師古啖為平州侯長為幾侯最以父死頗有

功為沮陽侯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

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蘇林曰列口縣名擅先縱

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贊曰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句

踐亦以粵伯師古曰伯讀曰霸秦滅諸侯唯楚尚有滇王漢誅西

南夷獨滇復寵及東粵滅國遷衆繇上居股等猶為萬戶

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發於唐家司馬和

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何遭世富盛動能成功

然已勤矣師古曰已甚也言其事甚勤追觀六宗填撫尉佗師古曰言文帝以恩

德安撫之也填音竹刃反豈古所謂招攜以德懷遠以德者哉師古曰春秋左

氏傳僖七年諸侯盟于奔母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攜謂離貳者也懷來也言有離貳者則

招集之待險遠者則懷來之也故贊引之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西域傳卷第六十六上師古曰自烏孫國已後分為下卷漢書九十六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師古注

曰司馬彪續漢書云至中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

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阨

以玉門陽關孟康曰二關皆在敦煌西則限以蔥嶺師古注

河舊事云蔥嶺其山高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

大上悉生蔥故以名焉師古曰屬縣又其河有兩原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師古注

也音之欲又其河有兩原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師古注與

真同音徒賢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

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

袤三百里師古曰袤長也音茂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

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

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師古曰波

鄯音上扇反傍音步浪反波音彼義反此下皆同也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月氏安

息師古曰代音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

道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西域諸國大

率土著師古曰言著土地而有常居不有城郭田畜與匈

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師古曰匈奴為其所役使也匈奴西邊

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

稅諸國取富給焉師古曰給足也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師古

曰錯及秦始皇攘卻戎狄築長城界中國師古曰為中國之竟界也然

西不過臨洮師古曰洮音土高反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

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

渾邪休屠王師古曰屠音除遂空其地始築舍居以西師古曰初

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師古曰敦

音徒反列四郡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

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師古曰賞其勤也於

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

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師古曰統領保也以給使外國者師古

曰收其所種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及

五穀以供之

破姑師未盡殄師古曰雖破其國未能滅之分以為車師前後王及山

北六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

矣其後日逐王畔單于將眾來降護都善以西使者鄭吉

迎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為安遠侯是歲神爵

三年也及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言

置矣師古曰都猶摠言摠護南北之道僮僕都尉由此能匈奴益弱不得

近西域於是徙屯田田於北胥鞬師古曰胥鞬地名也胥鞬音先餘反鞬音居言反

披莎車之地師古曰披分也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

康居諸外國師古曰督視也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

擊之師古曰輯與集同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

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

至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是時匈奴東

蒲類王竊力支將人眾千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

後王之西為烏貪訾離地以處之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

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師古曰翔

與詳同假借用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婼羌孟康曰婼音兒師古曰音而遮反婼

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師古曰言去離胡戎來附漢也去陽關千八百里去

長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師古曰辟讀曰僻孔道者穿山險而

為道猶今言穴徑耳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勝兵者五百人西

與且末師古曰且音子餘反隨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穀

師古曰賴以自給也仰音牛向反山有鐵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劍甲

也師古曰賴以自給也仰音牛向反山有鐵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劍甲

名樓蘭王治打泥城音師古曰打去陽關千六百里去長安

六千一百里戶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百勝兵二千九

百十二人輔國侯卻胡侯師古曰卻音立略反其字善善

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且渠擊車師君各一人譯長二人

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

五里師古曰此國山居故名山國也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地沙鹵

少田寄田仰穀旁國師古曰寄於它國種田又羅國出玉

多蔭葦檉柳胡桐白草孟康曰白草草之白者胡桐似桑而多曲師古曰檉柳河柳也今謂

之赤檉白草似莠而細無芒其乾孰時正白色牛馬所嗜

也胡桐亦似桐不類桑也蟲食其樹而沫出下流者俗名

為胡桐淚言似眼淚也可以汗金銀也今工匠皆用之流俗語訛呼淚為律檉音丑成反民隨畜牧逐

水草有驢馬多橐它師古曰它古他字也音徒何反能作兵與婁羌同初

武帝感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於道一

歲中多至十餘輩樓蘭古師當道苦之師古曰每供給使

也苦攻劫漢使王恢等又數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漢使漢

使多言其國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武帝遣從票侯趙破

奴將屬國騎師古曰屬國謂諸外國屬漢也及郡兵數萬擊姑師王恢數

為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人先

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師古

曰暴謂顯揚也還封破奴為浞野侯恢為浩侯蘇林曰於是漢列

亭障至玉門矣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於是

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貳師軍擊大宛匈奴欲

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

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為貳師後距師古

距者居後以距敵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

王將詣關簿責王師古曰以文簿一對曰小國在大國

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

師古曰以直亦因使候司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征

和元年樓蘭王死國入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

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之不能遣

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亦遣一

子質匈奴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立為王師古

曰匈奴在漢前聞樓蘭王死故即遣質子還也漢遣使詔新王令人朝天子將加

厚賞樓蘭王後妻故繼母也謂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

不還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

後年入見天子然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之水

草常主發導負水僭糧送迎漢使又數為吏卒所寇懲又

不便與漢通師古曰父後復為匈奴反聞師古曰聞數遮

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

白遣平樂監傳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輕將勇敢士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既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者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首師古曰嘗歸者其王名也昭紀言安駝傳詣闕師古曰傳歸今此作嘗歸紀傳不同當有誤者馳傳詣闕音張戀反縣首北闕下封介子為義陽侯乃立尉屠者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為刻印章賜以宮女為夫人備車騎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丞相將軍率百官送至橫門外孟康曰祖而遣之祖道之禮也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

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鄯善當漢道衝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自且末以往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畜產作兵略與漢同有異乃記云

且末國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戶二百三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二十八輔國侯左右將譯長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五十八里北接尉犁南至小宛可三日行有蒲陶諸果西通精絕二千里小宛

國王治打零城打音鳥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戶百五

十口千五十勝兵二百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北

至都護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東與婁婁接辟南不當

道師古曰辟讀曰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

二十里戶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勝兵五百人精絕

都尉左右將譯長各一人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

三里南至戎盧國四日行地阨陁西通打彌四百六十里

師古曰打音鳥

戎盧國王治卑品城去長安八千三百里戶二百四十口

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

十八里東至小宛南與婁婁西與渠勒接辟南不當道

打彌國王治打彌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戶三千三

百四十口二萬四千勝兵三千五百四十人輔國侯左右

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北至都護治

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與渠勒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

墨接師古曰龜音茲音慈西通于闐三百九十里今名寧彌

渠勒國王治鞬都城師古曰鞬音居言反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

戶三百一十口二千一百七十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

治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東與戎盧西與婁婁北與打彌

接于闐國王治西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戶三

千三百口萬九千三百勝兵二千四百人輔國侯左右將
左右騎君東西城長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
九百四十七里南與姑羌接北與姑墨接于闐之西水皆
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原出焉蘇林曰即多
中國河也
玉石師古曰玉石王之璞也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

皮山國王治皮山城去長安萬五千里戶五百口三千五
百勝兵五百人左右將左右都尉騎君譯長各一人東北
至都護治所四千二百九十二里西南至烏秣國千三百
四十里鄭氏曰烏秣音鷄擊師古曰烏音一加反秣
音直加反急言之聲如鷄擊耳非正音也南與
天篤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西南當罽賓烏弋山離

道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里烏秣國王治烏秣城去

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四百九十口二千七百三十三

勝兵七百四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

比與于合蒲犁西與難兜接山居田石間有白草累石為

室民接手飲師古曰自高山下谿澗中飲出小步馬孟康

小能步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小細也細步言其能有驢無

牛其西則有縣度師古曰縣繩而度去陽關五千八百八

十八里去都護治所五千二十里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

通以繩索相引而度云西夜國王號于合王治呼

犍谷師古曰犍音鉅言反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戶三百五十口四

千勝兵千人東北到都護治所五千四十六里東與皮山

西南與烏托北與莎車西與蒲犁接蒲犁及依耐無雷國

師古曰耐音奴代反皆西夜類也西夜與胡異其種類羌氏行國

曰言不隨畜逐水草往來而子合土地出玉石

蒲犁國王治蒲犁谷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戶六百五

十口五千勝兵二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五千三百九十

六里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南與

西夜子合接西至無雷五百四十里侯都尉各一人寄田

莎車種俗與子合同 依耐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

五十里戶一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

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三十里至莎車五百四十里至

無雷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南與子合接俗

相與同師古曰與子合同風俗也少穀寄田疏勒莎車 無雷國

王治盧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千口七千勝兵三

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五里南至蒲犁五

百四十里南與烏托北與捐毒西與大月氏接師古曰捐毒即身毒

天篤也本皆一名語有輕重耳衣服類烏孫俗與子合同 難兜

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五千口三萬一千勝兵

八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西至無雷三

百四十里西南至罽賓三百三十里南與婁羌北與依循

西戎

西與大月氏接種五穀蒲陶諸果有銀銅鐵作兵與諸國同屬罽賓

罽賓國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

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

八百四十里東至烏秬國二千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難兜

國九日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離接昔匈奴破

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

音先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者古曰即所謂釋種自疏勒

得反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者古曰即所謂釋種自疏勒

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罽賓地平溫和有目

宿雜草奇木檀檉梓竹漆師古曰檉音檉即檉種五穀蒲

陶諸果糞治園田地下溼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

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好治食有金銀銅錫以為器市列

肆師古曰市有列肆亦如中國也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

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雀師古曰封牛項上隆起者也

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孟康曰流離五色如

王師古曰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緗紅紫十

種流離孟言青色不傳通也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

於衆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銷治石汁加它畜與諸國

同自武帝始通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

數剽殺漢使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

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之廼與客屈王

子陰末赴共合謀攻罽賓殺其王立陰末赴為罽賓王授

印綬後軍候趙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師古曰相失意也陰末

赴鎖琅當德師古曰琅當長鎖也若今禁繫人鎖矣琅音即殺副已下七十餘

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

絕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

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

畔逆師古曰卒終也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

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

無欲則嬌慢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為通厚蠻夷慝快

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也師古曰比近也為其土壤接近能為寇也慝音苦類反比音類

麻今縣度之阨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

師古曰鄉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師古曰城郭總也前親逆節

惡暴西域師古曰暴謂章露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

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故煩使者

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為防護寇害也

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師古曰言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也更音工衡反

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刀斗自守師古曰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也刀斗解

在李尚時為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師古曰稟給也贍足也食

讀曰飼次下並同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

疆漢之節餒山谷之間師古曰餒餓乞句無所得師古曰音能賄反乞句無所得師古曰

也音工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師古曰離亦歷也曠空也

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

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師古曰嘔音一曰嘔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陜者

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師古曰崢嶸深險之貌也

崢嶸音仕耕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十餘里乃到縣度

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碎師古曰隊音直類反靡音靡人墮執不

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師古曰九州莫充豫青徐荆揚梁雍也五服侯甸綏要荒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

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

事無用師古曰罷讀曰疲所恃謂中國非久長計也使者

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師古曰言已立計道之於是屬不能即止可至皮山也

白從欽言尉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壹至云

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

兵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罽賓北與撲

桃西與犁軒條支接師古曰撲音布木反犁讀與行可百驪同軒音鉅連反又鉅音反

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暑溼田稻有大鳥如甕師古曰甕

汲水餅也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為外

國師古曰安息以條支善眩師古曰眩讀與幻安息長老

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師古曰玄中記云昆侖之弱水鴻毛

不能起也爾雅曰觚竹北戶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

近日所入云烏弋地暑熱莽平師古曰言有草莽而平坦也

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食飲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

屬皆與罽賓同而有桃枝師子犀牛益康曰桃枝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

或為夫鹿兩角者或為辟邪師子似虎正黃有顛形尾端茸毛大如斗師古曰師子即爾雅所謂後貌也後音酸

音倪拔音步葛反形亦類庸反俗重妄殺其仁愛不妄殺也言其旁毛也音而茸音人庸反

錢獨文為人頭幕為騎馬以金銀飾杖師古曰杖謂所持兵器也音直亮反

絕遠漢使希至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

弋山離南道極矣轉北而東得安息安息國王治番

垺城蘇林曰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北與康居

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與

烏弋罽賓同亦以銀為錢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王死

輒更鑄錢有大馬爵師古曰廣志云大爵頸及膺身蹄似

食大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臨媯水商

賈車船行旁國書華旁行為書記服虔曰橫行為書記也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

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直下也華謂皮之不柔者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

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

城人民相屬師古曰屬聯也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

大鳥卵及犂軒眩人獻於漢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安息東

則大月氏大月氏國治監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

里不屬都護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東至都護治

前漢書卷一百一十五西域傳第六十五

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與罽賓接

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息同出一封橐駝師古曰

曰脊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隆高若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

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疆輕匈奴師古曰自恃其疆盛而輕

易也本居敦煌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單

于殺月氏以其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

而臣之師古曰解在張騫傳都媯水北為王庭其餘小眾不能去者

保南山羌號小月氏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長

民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共稟漢使者師古曰同受節度也

有五翎侯師古曰翎即翕字一曰休密翎侯治和墨城去都

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八百二里二曰

雙靡翎侯治雙靡城去都護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

七千七百八十二里三曰貴霜翎侯治護淩城師古淩

音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九百八十二里

四曰胘頓翎侯師古曰胘音許乙反治薄茅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六

十二里去陽關八千二百二里五曰高附翎侯治高

附城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關九千二百八十三里

凡五翎侯皆屬大月氏康居國王冬治樂越匿地師古曰樂音到卑閼城音徒干反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

都護至越匿地馬行十日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

里師古曰王每冬寒夏暑則徙別居不一處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

人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與大月氏同俗東羈

事匈奴師古曰為匈奴所羈牽也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並爭漢擁

立呼韓邪單于而郅支單于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師

曰依其險阻以自保固也其後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發戍已校尉

西域諸國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語在甘延壽陳湯傳

是歲元帝建昭三年也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

自以絕遠獨驕嫚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本

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

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

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

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

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

師古曰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

食已乃飲師古曰言故不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

旁國師古曰言故不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

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師古曰於百蠻中最大國也今事漢甚

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師古曰言單于見

為高自以事漢為卑而欲改志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師古曰不通以

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

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師古曰言二郡八國空罷
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師古曰所過所經過之處耗
到音呼反非至計也漢為其新通重致遠人師古曰以此終羈
縻而未絕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控弦者十餘
萬大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康居有小王五
一曰蘇廞王治蘇廞城師古曰蘇廞音下戒反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
六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
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三
曰窳匿王師古曰窳音廋治窳匿城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里
去陽關七千五百一十五里四曰婁王治婁城去都護

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五百五十五里

五曰奧韃王師古曰奧音於六反韃音居言反治奧韃城去都護六千九

百六里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凡五王屬康居

大宛國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戶六萬

口三十萬勝兵六萬人副王輔國王各一人東至都護治

所四千三十一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里西南

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土地風

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安息同大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

人藏酒至萬餘石父者至數十歲不敗俗者酒馬習目宿

師古曰者讀嗜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

也師古曰言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張色毋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張

騫始為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

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交言

師古曰璦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遣貳師將

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王

毋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語在張騫傳貳師既斬宛

王更立貴人素遇漢善者名昧祭為宛王師古曰昧音秣

後歲餘宛貴人以為昧祭調使我國遇屠師古曰調相與

共殺昧祭立毋寡弟蟬封為王遣子入侍質於漢漢因使

使賂賜鎮撫之又發使十餘輩抵宛西諸國師古曰求奇

物因風諭以伐宛之威師古曰風宛王蟬封與漢約歲獻

天馬二匹漢使采蒲陶日宿離宮館旁極望焉師古曰今北道

使來眾益種蒲陶日宿離宮館師古曰今北道

地之境往往有日宿自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

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須頰善賈市爭分銖貴女

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器及漢

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師古曰漢使至其國及有得漢

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近匈奴

匈奴嘗困月氏師古曰故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國國傳

送食師古曰言畏不敢留苦師古曰不敢留及至漢使

非出幣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所以然者以遠漢而漢

多財物師古曰遠故必市乃得所欲及呼韓邪單于朝漢

後咸尊漢矣師古曰挑槐國王去長安萬一千八十里師古曰

暗戶七百口五千勝兵千人師古曰休循國王治烏飛谷在

蔥嶺西去長安萬二千一百一十里戶三百五十八口千三十

勝兵四百八十人東至都護治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至

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一十里西

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民俗衣服類烏孫因畜隨水草

本故塞種也師古曰屬捐毒國王治衍敦谷去長安九千八百

六十里戶三百八十口千一百勝兵五百人東至都護治

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與蔥嶺屬師古曰屬

無人民西上蔥嶺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與

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依葱嶺本塞種也師古曰屬莎車

國王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二千三百三

十九口萬六千三百七十三勝兵三千四十九人輔國侯

左右將左右騎君備西夜君各一人都尉二人譯長四人

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西至疏勒五百六

十里西南至蒲犁七百四十里有鐵山出青玉宣帝時烏

孫公主小子萬年莎車王愛之莎車王無子死死時萬年

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即上書請

尚書傳卷之六十一 西域傳第六十一

萬年為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
暴惡國人不諛師古曰說莎車王弟呼屠徵殺萬年并殺
漢使者自立為王約諸國背漢會衛侯馮奉世使送大宛
客即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更立它昆弟子為莎車王
還拜奉世為光祿大夫是歲元康元年也疏勒國王
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戶千五百六十口萬
八千六百四十七勝兵二千人疏勒侯擊胡侯輔國侯都
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左右譯長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二
千二百一十里南至莎車五百六十里有市列西當大月
氏大宛康居道也尉頭國王治尉頭谷去長安八千

六百五十里戶三百口二千三百勝兵八百人左右都尉
各一人左右騎君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四百一十一
里南與疏勒接山道不通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徑
道馬行二日田畜隨水草衣服類烏孫

西域傳卷第六十六上

西域傳卷第六十六下

漢書九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師古曰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頰狀類

彌候者本其種也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十二萬口六十三萬勝

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相大祿左右大將二人侯三人大

將都尉各一人大監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騎君

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康居蕃內地

五千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楠師古曰莽平謂有草莽而平坦也一曰莽莽平

野之貌楠木名其心似松音武元反不田作種樹師古曰隨畜逐水草與匈

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剛惡貪狼無信多寇

盜最為疆國故服匈奴師古曰故謂舊時也後盛大取羈屬

不宥往朝會師古曰言纜羈屬之而已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

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

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

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

大月氏種云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間今

烏孫雖疆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妻以公主與為昆弟

以制匈奴語在張騫傳武帝即位令騫齎金幣往昆莫見

騫如單于禮師古曰昆莫單于騫大慙謂曰天子致賜王不拜

則還賜師古曰還賜謂將賜物還歸漢也昆莫起拜其它如故初昆莫有

十餘子中子大祿疆善將師古曰言其材將眾萬餘騎別

居大祿兄太子太子有子曰岑陁師古曰岑音仕林反太子

蚤死師古曰蚤謂昆莫曰必以岑陁為太子昆莫哀許之

大祿怒迺収其昆弟將眾畔謀攻岑陁昆莫與岑陁萬餘

騎令別居昆莫亦自有萬餘騎以自備國分為三大總羈

屬昆莫騫既致賜諭指曰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

為夫人結為昆弟共距匈奴不足破也烏孫遠漢未知其

大小師古曰遠音于萬反又近匈奴服屬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

莫年老國分不能專制迺發使送騫因獻馬數十匹報謝

其使見漢人眾富厚歸其國其國後迺益重漢匈奴聞其

與漢通怒欲擊之又漢使烏孫乃出其南抵大宛月氏相
屬不絕師古曰抵至也烏孫於是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
公主為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許曰必先內聘然後遣女烏
孫以馬千匹聘師古曰聘財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
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為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
贈送甚盛烏孫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
莫以為左夫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
莫會置酒飲食以幣帛賜王左右貴人昆莫年老語言不
通公主悲愁自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
方為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師古曰

謂餒居常土思兮心內傷師古曰土思謂願為黃鵠兮歸

故鄉師古曰鵠下督反天子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繡

給遺焉師古曰間歲者謂每隔一歲而往也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陬尚公

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

滅胡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陬代立岑陬者官號也名

軍須靡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師古曰昆莫本

其人名獵驕靡故書云昆彌昆取昆彌取驕靡彌岑陬

尚江都公主生一女少夫師古曰名少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

之孫解憂為公主妻岑陬岑陬胡婦子泥靡尚小岑陬且

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曰泥靡大以國歸之翁歸

靡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
靡次曰萬年為莎車王次曰大樂為左大將長女弟史為
龜茲王絳賓妻小女素光為若呼翎侯妻師古曰弟史素光皆文名昭
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為一共
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
宣帝初即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
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人民去使使謂烏孫趣持
公主來師古曰趣讀曰促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
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漢兵
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語在匈奴傳遣校尉常

惠使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翎侯以下五萬騎從西方
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
千長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頭烏孫
皆自取所虜獲還封惠為長羅侯是歲本始三年也漢遣
惠持金幣賜烏孫貴人有功者元康二年烏孫昆彌因惠
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
親畔絕匈奴願聘馬羸各千匹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
之以為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美烏孫新立大功
又重絕故業師古曰重難也故業謂先與烏孫婚親也遣使者至烏孫先迎取
聘昆彌及太子左右大將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

迎取少主上廼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為公主置官屬
侍御百餘人舍上林中學烏孫言師古曰舍止也天子自臨平樂
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使長羅侯
光祿大夫惠為副凡持節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
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陁子泥
靡代為昆彌號狂王惠上書願留少主敦煌惠馳至烏孫
責讓不立元貴靡為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
為烏孫持兩端難約結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
親密邊竟未得安師古曰竟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
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

役將與其原起此天子從之徵還少主狂王復尚楚主解

憂生一男烏靡不與主和又暴惡失眾漢使衛司馬魏和

意副候任昌送侍子公主言狂王為烏孫所患苦易誅也

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劍擊之劍旁下師古曰狂王傷上

馬馳去其子細沈瘦師古曰瘦音搜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

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廼解去漢遣中郎將

張遵持醫藥治狂王賜金二十斤采繒因和意昌係瑣

從射犁檻車至長安斬之車騎將軍長史張翁留驗公主

與使者謀殺狂王狀主不服叩頭謝張翁粹主頭罵言師古曰粹持其頭

音林兀反主上書翁還坐死副使李都別將醫養視狂

王狂王從十餘騎送之都還坐知狂王當誅見便不發下
蠶室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翎
侯俱去居北山中揚言母家匈奴兵來故眾歸之後遂襲
殺狂王自立為昆彌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
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鞬侯井以西孟康曰大井
流湧出在白龍欲通渠轉穀積居廬倉以討之初楚主侍
惟東土山下者馮燎師古曰音了燎者能史書習事嘗持漢節為公主
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為烏孫右大
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
屠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宜

帝徵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為副送馮

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服虔曰錦車也詔烏就屠請長羅侯

赤谷城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皆賜印綬

破羌將軍不出塞還後烏就屠不盡歸諸翎侯民眾漢復

遣長羅侯惠將三校屯赤谷因為分別其人民地界大昆

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眾心皆附小昆彌元貴

靡氏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

地天子聞而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是

歲甘露三年也時年且七十賜以公主田宅奴婢奉養甚

厚朝見儀比公主後二歲卒三孫因留守墳墓云元貴靡

子星靡代為大昆彌弱師古曰言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

鎮撫星靡漢遣之卒百人送烏孫焉都護韓宣奏烏孫大

吏大祿大監皆可以賜金印紫綬以尊輔大昆彌漢許之

後都護韓宣復奏星靡怯弱可免更以季父左大將樂代

為昆彌漢不許後段會宗為都護招還亡畔安定之師古曰

而還之故安定也星靡死子雌栗靡代小昆彌烏就屠死

子拊離代立師古曰拊為弟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

子安日為小昆彌日貳亡阻康居漢徙已校屯姑墨師古

詐亡從日貳刺殺之師古曰詐亡而都護廉讓賜姑莫

匿等金人二十斤繒三百匹後安日為降民所殺漢立其

弟末振將代時大昆彌雌栗靡健翎侯皆畏服之告民牧

馬畜無使入牧師古曰勿入昆彌國中大安和翁歸靡時

降刺殺雌栗靡漢欲以兵討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

持金幣與都護圖方略立雌栗靡季父公主孫伊秩靡為

大昆彌漢沒入小昆彌侍子在京師者父之大昆彌翎侯

難栖殺末振將末振將兄安日子安犁靡代為小昆彌師古

宗即斬其太子番立師古曰番音盤還賜爵關內侯是歲元延二

師古曰言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

師古曰言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

師古曰言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

年也會宗以翎侯難栖殺末振將雖不指為漢合於討賊
奏以為堅守都尉責大祿大吏大監以雌栗靡見殺狀奪
金印紫綬更與銅墨云末振將弟卑爰寔師古曰寔音竹二反本共
謀殺大昆彌將眾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謀欲藉兵師古曰藉音於綺反附哀帝
兼并兩昆彌兩昆彌畏之親倚都護師古曰倚依附
元壽二年大昆彌伊秩靡與單于並入朝漢以為榮至元
始中卑爰寔殺烏日領以自效漢封為歸義侯兩昆彌皆
弱卑爰寔侵陵都護孫建龍殺之自烏孫分立兩昆彌後
漢用憂勞且無寧歲師古曰言或鎮撫或威制之故多事也
姑墨國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戶三千五百

口二萬四千五百勝兵四千五百人姑墨侯輔國侯都尉
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一千
二十里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北與烏孫接出銅鐵雌
黃東通龜茲六百七十里王莽時姑墨王丞殺温宿王并
其國

温宿國王治温宿城師古曰今雍州醴泉縣北有山名温宿領者本因漢時得温宿國人令居
此地田牧因以為名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戶二千二百口八千
四百勝兵千五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
譯長各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八十里西至尉頭
三百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土地物類所有與鄯

善諸國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

龜茲國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戶六千九百

七十口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七勝兵二萬一千七十六人

大都尉丞輔國侯安國侯擊胡侯卻胡都尉擊車師都尉

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左右力輔君各一人東西南

北部千長各二人卻胡君三人譯長四人南與精絕東南

與且末西南與杆彌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師古曰能鑄杆音烏

冶有鈔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烏壘戶百

一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人城都尉譯長各一人與都護

同治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犂渠犂城都尉一

入戶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勝兵百五十人東北與尉犂

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西有河至龜茲五百八十里自

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

十二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

上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

輪臺以東捷枝渠犂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

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孰其

旁國少錐刀青黃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

日言以錐刀及黃金采繒與比旁國易穀食可以給田卒不憂乏糧也臣愚以為可遣屯田

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

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師古曰遣騎假司馬為

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師古曰騎置即田

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師古曰累重

也累音力瑞反就畜積為本業師古曰畜益墾溉田稍築

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便臣謹遣徵事臣昌

分部行邊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嚴敕太守都尉明燾火選士

馬謹斥候蓄麥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臣昧死

請上迺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

助邊用師古曰三十者每口轉增三十錢也是重困老弱孤獨也師古曰重

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

擊車師時晉灼曰開陵侯匈奴介和王來降者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第在

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師古曰畜謂馬牛羊等也又自發兵凡

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

復至道上食漢軍師古曰食讀曰飼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

不足以竟師師古曰士雖各自載糧而在道已盡至於疆

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

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厮留甚眾師古曰厮

後離厮不相連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

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匈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

匈乞與也若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師古

汝也乞音氣師古曰謂中國人

曰興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師古曰與

而遣之尚不專決猶雜問著龜也廼者以縛

參以著龜不吉不行師古曰謂共卿大夫謀事

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師古曰

示為文學謂學經書之人廼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

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彊師古曰顯示夫不足者視

人有餘也師古曰言其誇張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曰孟康

絲曰枯楊生華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以也謂匈奴破不久也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

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著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

也師古曰今便利之又曰北伐行將於蒲山必克師古曰

遣將率行也蒲山卦諸將貳師最吉於卦中貳師最吉也

故朕親發貳師下蒲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

繆師古曰言不效也繆妄也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

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師古曰於理牛行之

單于遣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

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飢渴師古曰失一

狼走千羊廼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師古曰言死及被

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師古曰險之更開通

行道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

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

弗能為也師古曰伯讀曰霸五霸尚恥不為况今大漢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

掖搜索問以所聞師古曰搜索者志私齋文書也今邊塞未正闌出不

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獲火之失亦

上集不得師古曰言邊塞有闌出逃亡之人而主者不禁

火有乏又其人勞苦因致奔亡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廼

知之師古曰既不集於上文書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廼

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孟康曰先是令長吏

馬民養馬皆復不事後馬多絕之至此復脩之也師古以

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

狀與計對師古曰與上計同來赴對也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田千

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初貳師將軍李廣利

擊大宛還過杆彌杆彌遣太子賴丹為質於龜茲廣利責

龜茲曰外國皆臣屬於漢龜茲何以得受杆彌質即將賴

丹入至京師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議以杆彌太子賴丹為

校尉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龜茲貴人姑

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

田必為害王即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漢未能征宣帝時長

羅侯常惠使烏孫還便宜發諸國兵師古曰以便合五萬

入攻龜茲責以前殺校尉賴丹龜茲王謝曰廼我先王時

為貴人姑翼所誤我無罪執姑翼詣惠惠斬之時烏孫公

主遣女來至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過龜茲

漢書卷九十九西域傳第六十九

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
留不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
室入朝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
為昆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王及夫
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
綺繡雜繒琦珍凡數千萬師古曰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
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徽道周衛出
入傳呼撞鍾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
若龜茲王所謂羸也絳賓死其子丞德自謂漢外孫成哀
帝時往來尤數漢遇之亦甚親密東通尉犁六百五十里

尉犁國王治尉犁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戶千二百
口九千六百勝兵二千人尉犁侯安世侯左右將左右都
尉擊胡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至都護治所三百里南與
鄯善且末接

危湏國王治危湏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戶七百口
四千九百勝兵二千人擊胡侯擊胡都尉左右將左右都
尉左右騎君擊胡君譯長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五百里
至焉耆百里

焉耆國王治負渠城師古曰負渠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戶四
千口三萬二千一百勝兵六千人擊胡侯郤胡侯輔國侯

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左右君擊車師君歸義車師君各
一人擊胡都尉擊胡君各二人譯長三人西南至都護治
所四百里南至尉犁百里北與烏孫接近海水多魚
烏會營離國王治于婁谷去長安萬三百三十里戶四十
一口二百三十一勝兵五十七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
人東與單桓南與且彌西與烏孫接師古曰且音子余反
卑陸國王治天山東乾當國師古曰乾音干去長安八千六百八
十里戶二百二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勝兵四百二十二
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
護治所千二百八十七里

卑陸後國王治番渠類谷師古曰番音盤去長安八千七百一十
里戶四百六十二口千一百三十七勝兵三百五十八輔
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將二人東與郁立師北與匈奴西
與劫國南與車師接
郁立師國王治內咄谷師古曰咄反去長安八千八百三十
里戶百九十口千四百四十五勝兵三百三十一人輔國
侯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東與車師後城長西與卑陸北
與匈奴接
單桓國王治單桓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戶二十七
口百九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

一人

蒲類國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戶三百二十五口二千三十二勝兵七百九十九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三百八十七里

蒲類後國王去長安八千六百三十里戶百口千七十勝兵三百三十四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西且彌國王治天山東于大谷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去長安八千六百七十里戶三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勝兵七百三十八人西且彌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西南至都護

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東且彌國王治天山東允虛谷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戶百九十一口千九百四十八勝兵五百七十二人東且彌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五百八十七里

劫國王治天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千五百七十里戶九十九口五百勝兵百一十五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去長安八千二百里戶五十五口二百六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

至都護治所千一百四十七里至焉耆七百七十里
山國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師古曰常在山下戶四居不為城合也
百五十口五千勝兵千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譯長
各一人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
至危須二百六十里東南與鄯善且末接山出鐵民山居
寄田糴穀於焉耆危須

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長
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戶七百口六千五百勝兵千八百六
十五人輔國侯安國侯左右將都尉歸漢都尉車師君通
善君鄉善君各一人師古曰鄉譯長二人西南至都護治讀曰嚮

所千八百十里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
車師後王國治務塗谷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戶五百
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勝兵千八百九十人擊胡侯
左右將左右都尉道民君譯長各一人師古曰道西南至讀曰導
都護治所千二百三十七里車師都尉國戶四十口三百
三十三勝兵八十四人車師後城長國戶五十四口九百
六十勝兵二百六十人武帝天漢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
王為開陵侯將樓蘭國兵始擊車師匈奴遣右賢王將數
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征和四年遣重合侯馬通將四
萬騎擊匈奴道過車師北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犁危須

凡六國兵別擊車師勿令得遮重合侯諸國兵共圍車師
車師王降服臣屬漢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宣

帝即位遣五將將兵擊匈奴師古曰謂本始二年御史大

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雲中太守田順為武牙將軍後將

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將也車師田

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為質

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立子烏

貴為太子及烏貴立為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

通烏孫者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憲師古曰

憲音許使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吉憲

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

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會軍食盡吉

等且罷兵歸渠犂田收秋畢復發兵攻車師王於石城王

聞漢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為發兵王來還與貴

人蘇猶議欲降漢恐不見信蘇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

類斬首略其人民以降吉車師旁小金附國隨漢軍後盜

車師車師王復自請擊破金附匈奴聞車師降漢發兵攻

車師吉憲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憲即留一候與卒

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

而見殺也廼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犂東奏事

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犂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

吉還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每朝會四夷常
尊顯以示之於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得降者
言單于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
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迺與校尉
盡將渠犂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卒
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匈奴將即其城下謂吉曰師古曰
單于必爭此地不可田也圍城數日迺解後常數千騎往
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間以河山師古曰
阻也音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犂者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
公卿議以為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詔遣長羅侯師古曰

曰常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揚威武車師旁胡
騎引去吉迺得出歸渠犂凡三校尉屯田車師王之走烏
孫也烏孫留不遣遣使上書願留車師王備國有急可從
西道以擊匈奴漢許之於是漢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
耆者立以為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
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亦安樂親漢後漢
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求車師王烏孫貴將詣闕師古曰
其將之貴漢朝賜第與其妻子居是歲元康四年也其後置戍
已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
五舩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戍已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

里半避白龍堆之院車師後王姑句師古曰句音鉤以道當為柱

置師古曰柱者支柱也言有所置立而支柱於已故心不便也柱音竹羽反又竹貝反其字從手而讀之者或不曉以并為梁柱之柱及分破其句言置柱於心皆失之矣心不便也地又頗與匈奴南

將軍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肖

繫之姑句數以牛羊賅吏求不得姑句家矛端生火其

妻股紫陬師古曰陬音子候反謂姑句曰矛端生火此兵氣也利以

用兵前車師前王為都護司馬所殺今久繫必死不如降

匈奴即馳突出高昌壁入匈奴又去胡來王唐堯國比大

種赤水羌師古曰比音頻窳反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

不以時救助唐堯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玉門關不內即

將妻子人民千餘人亡降匈奴匈奴受之而遣使上書言

狀是時新都侯王莽秉政遣中郎將王昌等使匈奴告單

于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單于謝罪執二王以付使者莽使

中郎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師古曰逢受謂先至待之逢見即受取也

單于遣使送因請其罪師古曰請免其罪也使者以聞莽不聽詔下

會西域諸國王陳軍斬姑句唐堯以示之至莽篡位建國

二年以廣新公甄豐為右伯當出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

聞之與其右將股鞬左將尸泥支謀曰師古曰鞬音丁奚反聞甄公

為西域太伯當出故事給使者牛羊穀芻麥導譯前五威將過所給使尚未能備今太伯復出國益貧恐不能稱師

不割欲亡入匈奴戊巳校尉刁護聞之師古曰召置離
所求也師古曰驗問辭服乃械致都護但欵在所埒婁城師古曰
名埒音勞婁音
後置離人民知其不還皆哭而送之至欵則斬置離置離
兄輔國侯狐蘭支將置離眾二千餘人驅畜產舉國亡降
匈奴師古曰盡率是時莽易單于璽單于恨怒遂受狐蘭
支降遣兵與其寇擊車師殺後城長傷都護司馬及狐蘭
兵復還入匈奴時戊巳校尉刁護病遣史陳良屯桓且谷
備匈奴寇師古曰且史終帶取糧食司馬丞韓玄領諸壁
右曲候任商領諸壘相與謀曰西域諸國頗背叛匈奴欲
大侵要死可殺校尉將入衆降匈奴如淳曰言匈奴來侵

吾何以獲此物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耆曰父矣天之無
烈風雷雨也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盡往朝之然後歸之王
稱先王之神所致以薦宗廟太宗漢文帝也卻走馬謂有
人獻千里馬不受還之賜道路費也老子德經曰天下有
道卻走馬以
善改贊引也
西域傳云以道當為柱置原父曰當道為柱置者新道出車師後王
國則漢之吏往來後王主為之供億故心不便也柱置猶言儲侍矣

西域傳卷六十六下

